



洛伊研究所
太平洋援助地图

2024年主要调查结果报告

ALEXANDRE DAYANT
RILEY DUKE
NASIRRA AHSAN
ROLAND RAJAH
HERVÉ LEMAHIEU

2024 年太平洋援助地图 关键发现报告

引言

由洛伊研究所于 2018 年推出的年度太平洋援助地图是一个全面的数据库，追踪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流动。通过提高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流动的透明度，洛伊研究所旨在加强协调，提高问责制，并加强该地区有关援助、发展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决策和政策辩论。

第七版太平洋援助地图涵盖了2008年至2022年期间。它包含了97个发展伙伴实施的超过37,000个项目的数据，总金额近500亿美元。研究涵盖了太平洋岛屿地区的14个国家：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

该地图综合了来自官方报告机制和数据库的数百万个数据点。它将此与来自数千份公开可得的文件（包括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预算文件、新闻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来源）的信息相结合。最终的数据库是太平洋岛屿地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已承诺和已支出发展项目的记录。

这份 2024 年关键发现报告包含了对太平洋地区不断演变的发展融资格局的分析，以及一系列关于数据库所涵盖的 14 个太平洋岛国趋势的概况。

2024 年的关键发现

· **太平洋地区的言辞多于行动：对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性援助（ODF）较 2021 年水平下降了 18%，赠款支持减少，且捐赠者对非优惠性融资的依赖日益增加。**

· **中国重回太平洋地区第二大双边援助国的地位：**在经历了一段疫情导致的援助停滞期后，北京在官方发展性援助支出方面以微弱优势超过了美国，并增加了项目投入。

· **北京的太平洋战略更加明智：**中国的对外发展基金（ODF）已更精准地聚焦于在特定国家赢得影响力，包括更多的赠款和社区层面的拓展。

· **全球逆风使太平洋地区官方发展性贷款前景变得复杂：**与疫情相关的援助减少了 60%，非疫情发展支持也下降了 13%。

· **援助证券化阻碍了人类发展：**战略竞争愈发凸显，对基础设施的关注度加大，导致在卫生和教育重点方面出现了差距。

· **基础设施竞赛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债务风险：**目前，太平洋地区约 60% 的基础设施融资是通过贷款来筹集的。

· **地缘政治导致援助的分裂：**“微型捐赠者”的兴起意味着，相同的人均官方发展性援助资金被更多的捐赠者分散用于更多的项目。

· **台湾从太平洋地区十大双边援助捐赠国中掉队：**2022 年，台北的官方发展援助（ODF）降至仅 72 万美元，不到历史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 **疫情应对推动了跨领域重点工作的进展：**性别平等、气候行动和援助本地化工作受到了更多关注，但仍需进一步努力。

若要查看更多内容并使用太平洋援助地图的完全互动功能，
请访问 pacificaidmap.lowyinstitute.org。

概述4		国家概况	20
		库克群岛	20
分析6		斐济↔	
言辞胜于行动	6	基里巴斯↔	
中国恢复其地位	7	马绍尔群岛	26
北京的太平洋战略	9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8
全球逆风	10	瑙鲁30	
援助证券化	12	纽埃32	
基础设施竞赛	13	帕劳	34
地缘政治导致分裂	15	巴布亚新几内亚	36
台湾跌出前十位	16	萨摩亚↔	
疫情应对	17	所罗门群岛	40
		汤加↔	
		图瓦卢	44
		瓦努阿图	46
		区域倡议	48
		方法论49	
		关于作者	51

由洛伊研究所出版 悉尼布利街 31 号 新南威尔士州 2000 年

版权所有 ©洛伊研究所 2024 年

项目负责人: 亚历山大·戴恩特

研究团队: 亚历山大·戴恩特、莱利·杜克、纳西拉·阿赫桑、罗兰·拉贾

《方法论》作者: 亚历山大·戴恩特和莱利·杜克

封面及内部设计由伊恩·布鲁斯和斯蒂芬·哈钦斯负责

图片由马里奥·塔玛/盖蒂图片社提供

作者感谢杰西卡·柯林斯博士拓宽了太平洋援助地图的范围,以追踪和分析支持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发展融资。此外,作者还要感谢多年来乔纳森·普赖克、雅各布·斯通、露西·格林伍德、温迪·肖、迈克尔·潘敏·恩根、苏尔加纳·巴苏、伊兹米·凯特琳·高奇、吉莉安·德戈罗斯蒂扎和贾登所做的贡献。

特别感谢洛伊研究所研究主任埃尔韦·勒马希厄和研究编辑克莱尔·考德威尔的审阅和编辑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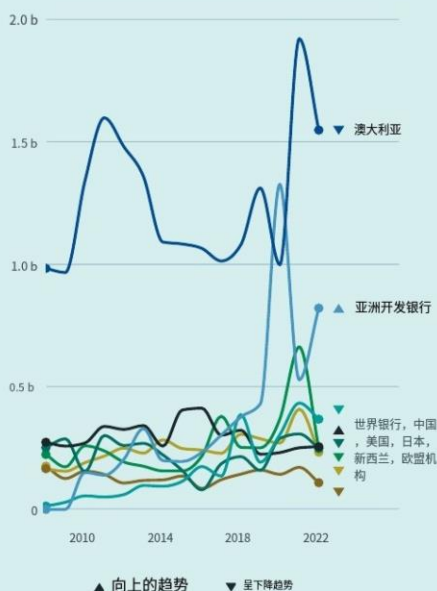
洛伊研究所感谢并感谢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对该倡议的资助。本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信息或建议由作者负责。本报告的内容不一定反映洛伊研究所或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

版权所有。在不限上述版权保护权利的前提下,未经版权所有者和本书出版商的先期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手段(电子、机械、复印、录制或其他方式)复制、存储、引入检索系统或传输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太平洋援助地图（四张图表）

1. 发展性融资的大幅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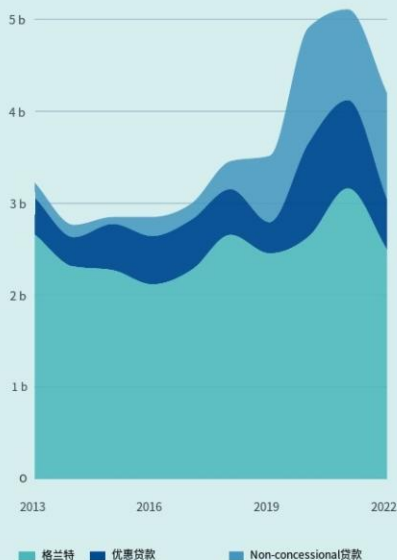
新冠疫情之后，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减少。
已支出，2022 年持续的（美元）



2022 年，对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性融资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收缩，下降了 18%，原因是新冠疫情的支持受到了限制。乌克兰战争以及全球援助预算的削减也可能导致捐赠者将资源从该地区转移走。

2. 对贷款而非赠款的依赖日益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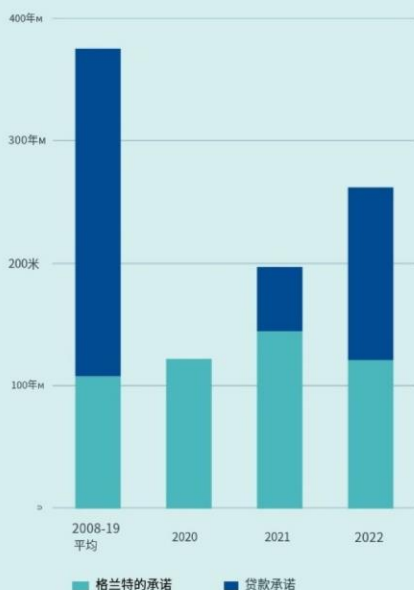
官方发展融资的重点转向贷款
支出，不变 2022 美元



对该地区发展支持的构成发生了变化：2022 年，贷款融资（包括优惠贷款和非优惠贷款）占官方发展融资一揽子计划总额的 41%——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

3. 中国在太平洋的新雄心

中国不断增加的赠款和贷款承诺
承诺的、持续的 2022 美元



2022 年中国官方发展性融资支出的小幅增长伴随着新项目承诺的复苏，这标志着北京方面通过大规模融资和有针对性的社区层面拓展重新参与该地区。

4. 基础设施建设猛增，而人类发展援助却举步维艰

关于人类发展援助的前景
承诺的、持续的 2022 美元



基础设施融资预计将大幅增长，2022 年签署的基础设施交易将增长 67%，而人类发展资金将略高于十年前的水平。

概述

脆弱性与对抗：2024 年太平洋援助地图

2022 年，对太平洋地区的官方发展性财政（ODF）——包括赠款和优惠贷款（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其他形式的援助，包括非优惠贷款（官方对外贷款）——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收缩，下降了 18%。这首先是新冠疫情对该地区的支持逐渐减少的结果，不过全球援助预算的削减以及乌克兰战争也导致捐助者将资源从该地区转移走。

尽管 2022 年官方发展性资金的流动总额仍比 2019 年疫情前的水平高出 19%，但对该地区发展支持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发展性支持变得不那么优惠，对贷款的依赖程度加大。赠款支持减少，已回落到疫情前的水平，这对该地区脆弱的经济体构成威胁，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创伤仍在持续，而且在过去十年中人类发展方面的收益有限。

与此同时，在该地区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了官方发展性融资（ODF）证券化，但效果不一。大量较小捐助方的涌现使援助格局变得拥挤和分散。尽管太平洋大部分地区关键的健康和教育成果有所下降，但基础设施竞争将重点从人类发展上转移了。尽管大多数国家面临债务风险上升的情况，但对该地区基础设施的高度关注也促使贷款增加。

澳大利亚迄今仍是该地区最大的捐助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高于 2019 年的水平，但澳大利亚的赠款略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尽管有很多关于加强太平洋地区合作的言论，但 2022 年美国、新西兰和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支持大幅收缩，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就美国而言，对非《自由联系条约》国家的援助仍然很少。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已重新成为该地区第二大双边援助国，援助支出略有增加。北京已从疫情引发的低迷中走出来，采取了一种更具竞争力、政治目标明确的援助模式。中国也在尝试新的援助方式，特别是直接通过政府预算转移进行援助。这些新方式在北京为确保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的外交认可而采取的援助计划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代价是与台北的官方关系恶化。此外，整个地区由中国大使馆直接管理的赠款和小额赠款项目的频率也有所增加。

中国支出的增加伴随着中国新项目承诺的复苏，这表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雄心正在复苏。2024 年，中国宣布向斐济提供 1.35 亿美元用于瓦努阿莱武路升级项目，这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赠款资助项目。2022 年和 2023 年，中国还与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签署了创纪录的项目承诺。

太平洋地区发展支持的前景不确定。对主要双边捐助方援助预算的预测表明，官方发展援助（ODA）——包括赠款和优惠贷款，约占太平洋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ODF）一揽子计划的 85%——在未来几年将趋于平稳。捐助方和太平洋各国政府预算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增加，这意味着需要以更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关键的发展成果。该地区主要捐助方发展预算的分配似乎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这引发了对当前做法的权衡和可持续性的质疑。

总体而言，尽管三年来官方发展性援助因疫情而激增，但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支持却愈发不足，原因是地区需求增加、经济脆弱性加剧以及地缘政治压力加大。

官方发展性财政（ODF）
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的
公共资金。

官方发展援助（ODA）

- 公开或官方来源
- 为了发展 优惠的 特惠的
-

官方发展援助由赠款（无需偿还的捐赠）和优惠贷款（低于市场利率且条款优惠到包含**相当**于大量赠款的贷款）组成。

官方发展援助主要提供给还款能力有限的低收入国家，或者用于不太可能产生商业回报的项目。

其他官方资金流动

- 公开或官方来源
- 非优惠性半优惠性 目的 发展
-

官方发展援助外资金源由不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标准的金融工具构成。在太平洋地区，它主要包括以半优惠或非优惠方式提供的贷款，这意味着资金的条款不够优惠，无法包含足够数额的**赠款等值**。

官方对外援助最常扩展到有还款能力的中等收入国家。

优惠标准由经合组织的“赠款等值”来界定。¹ 受援国的收入水平决定了赠款等值阈值。例如，对于向低收入国家的交易，若要被视为官方发展援助，赠款部分必须达到 45%；对于中低收入国家，这一阈值为 15%；对于中高收入国家，则为 10%。

发展伙伴解释道：“就发展资金而言，
合作伙伴通常分为两类：”

传统的开发合作伙伴

太平洋地区的传统合作伙伴是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向该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政府、组织或实体。这些合作伙伴通常包括已确立的发展伙伴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

非传统发展伙伴

该组包括非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新兴合作伙伴，如中国、中国台湾、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印度和俄罗斯，以及非传统合作伙伴在其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多边实体，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伊斯兰开发银行。

¹ OECD, “The Modernisation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https://web-archiver.oecd.org/temp/2023-11-13/395130-modernisation-dac-statistical-system.htm>.

分析

1. 在太平洋地区，言 辞胜过行动

2022 年，流向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性援助（ODF）较 2021 年水平骤降 18%，原因是赠款支持减少，且捐赠者对非优惠性融资的依赖日益增加。

2022 年官方发展性援助（ODF）的显著缩减，很大程度上（尽管并非全部）是由于与疫情相关的援助逐渐减少。以巴布亚新几内亚（PNG）为核心的美拉尼西亚地区首当其冲，承受了 ODF 削减带来的冲击，其 ODF 缩减幅度占整个地区缩减总量的 70%。相比之下，密克罗尼西亚国家的 ODF 则略有增长，部分原因是持续的美国契约融资。波利尼西亚的情况则参差不齐——萨摩亚、汤加和图瓦卢的 ODF 增长了 30% 至 50%，而库克群岛和纽埃的 ODF 则分别大幅下降了 57% 和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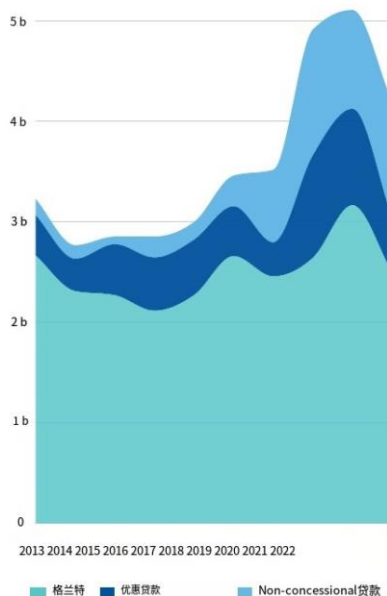
然而，发展支持构成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同比下降，原因是优惠贷款减少 43%，赠款（官方发展援助）减少 22%。

与此同时，尽管许多太平洋岛国的财政空间缩小，公共债务增加，但非优惠贷款（OOF）同比增长 17%，占 2022 年官方发展性援助（ODF）一揽子计划的四分之一以上。事实上，非优惠贷款的增长抵消了官方发展援助更广泛的下降。2022 年，官方发展援助总体上仍比 2019 年疫情前的水平高出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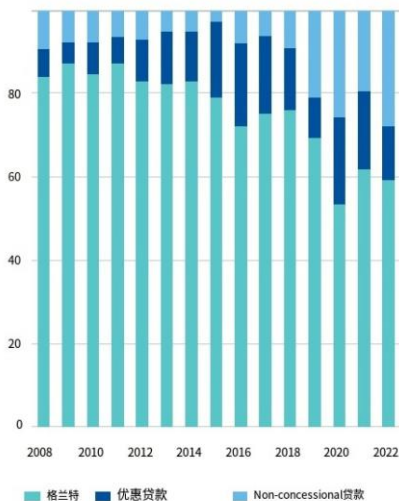
赠款支持——脆弱的小太平洋岛屿经济体发展融资的首要最佳选择——在该地区一半的经济体中已降至疫情前的水平以下，目前赠款总额低于十年前。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赠款和优惠贷款的总和——仅略高于疫情前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优惠贷款仍高于 2019 年的水平。

总体而言，贷款融资（包括优惠贷款和非优惠贷款）目前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41%，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份额。相比之下，十年前贷款仅占发展项目的 17%。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此期间非优惠贷款增加了五倍，达到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28%。

官方开发资金
在太平洋，按类型分类
已支出，2022 年持续的（美元）



贷款融资持续增长
作为 ODF 的份额
% 支出, 2022 年不变 (单位: 美元)



太平洋援助地图显示, 一些最大的传统捐助者在 2022 年官方发展性援助收缩以及向更多地依赖贷款来为区域发展融资的转变中处于落后状态。澳大利亚在疫情前未提供发展贷款, 而现在其官方发展性援助的组合中, 38% 为贷款。然而, 它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中国和美国一起, 是少数几个主要捐助国之一, 其疫情后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水平仍大大高于疫情前。相比之下, 日本的援助在 2022 年同比大幅收缩 62%, 略低于疫情前水平, 同时将发展贷款融资维持在 50%——在主要双边捐助国中最高。

简而言之, 尽管 2022 年官方发展性融资总额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但其构成可能越来越无法满足该地区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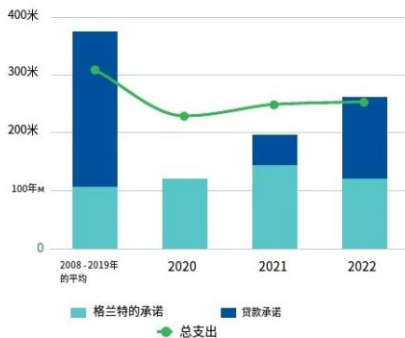
2. 中国重新夺回其在太平洋地区第二大双边援助国的地位

在大流行病的停滞之后, 北京在官方发展性支出方面以微弱优势超过了美国, 并增加了其项目投入。

虽然发展支持只是中国寻求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关系的方式之一, 但以贷款融资为特征的中国与该地区的接触在 2010 年代中期之后近五年急剧下降。2020 年新的支出和承诺低点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中国太平洋援助项目发展轨迹的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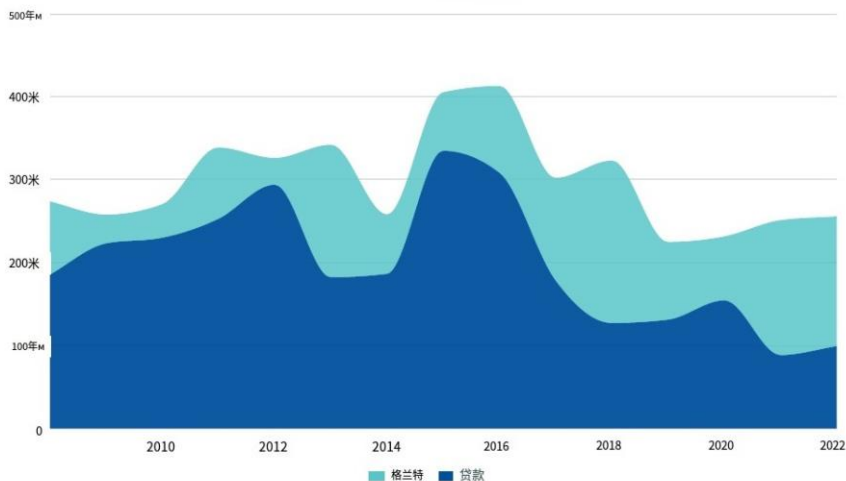
然而, 2022 年, 中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支持增加到 2.56 亿美元, 比 2020 - 2021 年平均支出水平增长了 6%。支出的小幅增长, 再加上日本、新西兰和美国支持的减少, 意味着中国在 2022 年重新成为该地区第二大双边官方发展援助捐助国。那一年, 多边开发银行成为官方发展援助总体上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和第三大来源。

中国的新雄心承诺, 持续 2022 年美元



注: 由于其对趋势的扭曲影响, 此图表未将 2017 年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41 亿美元未履约的承诺计算在内。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官方发展性贷款支出（按资金流动类型分类）
花费，不变2022美元



中国对太平洋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支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22 年，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同比下降至 7900 万美元，几乎降至 2008 年至 2019 年平均年度支出的一半。斐济和萨摩亚的支出也较疫情前水平出现了类似幅度的下降。这些支出减少被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增加所抵消，尤其是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这两个在 2019 年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向中国的国家。

然而，比支出总额更重要的是新项目承诺的复苏，这表明中国在该地区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和雄心正在复苏。2024 年宣布的 1.35 亿美元斐济瓦努阿莱武公路升级项目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赠款资助项目。

这之前，2022 年和 2023 年有一系列贷款资助的项目承诺，特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7500 万美元的数字电视改造项目、所罗门群岛 6600 万美元的华为

信号塔项目以及瓦努阿图 1.2 亿美元的马莱库拉第三阶段道路项目。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的项目是中国迄今为止在这些国家最大的单笔承诺。

当观察较小的太平洋国家时（即不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该国大型、非规则的项目承诺往往掩盖了更广泛的地区趋势），中国承诺的反弹更为显著。不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在 2022 年和 2023 年的平均年度承诺额攀升至 1.9 亿美元，高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 1.69 亿美元。

新项目承诺的浪潮扭转了为期三年的下降趋势。中国在 2020 - 2021 年新项目的年度承诺额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虽然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签署的基础设施交易的减少，但这种下降始于两年。其背后的关键因素包括太平洋地区债务风险的上升、中国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以及传统合作伙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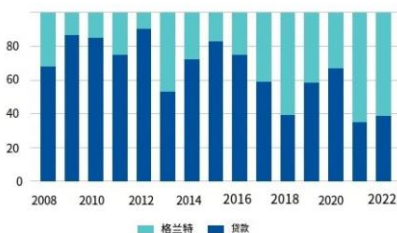
3. 北京的太平洋战略变得更明智

中国的官方发展性援助（ODF）已更精准地聚焦于在特定国家赢得影响力，包括更多的赠款和社区层面的拓展。

中国选择了一种新的双管齐下的方法，依靠大规模的赠款融资而非贷款，以及在重点国家高频开展使领馆活动。这反映出一种更具竞争力且政治协调性更强的区域参与方式。

从2010年代末成为主要发展伙伴到2016年达到对外直接投资峰值，中国的太平洋战略主要集中在债务融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上。这发挥了中国核心优势，尤其是中国的建设经验和国有企业的商业利益。从2008年到2016年，中国承担了太平洋地区双边债务的89%，以及该地区所有双边基础设施项目的1/3。到2016年底，北京的政策性银行向该地区贷款超过11亿美元。中国是多个太平洋国家政府的主要双边债权人，这些国家政府面临中等或高风险的债务危机。然而，这种合作模式在2018年开始转变。对项目质量和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导致对中国贷款的需求下降。中国的年度贷款发放额骤降至1.2亿美元，是2010年代末的一半。

中国援助越来越多地通过赠款的形式提供 % 支出，2022 年不变（单位：美元）



在疫情期间，中国贷款的减少加速，边境关闭和国内经济压力也阻碍了项目的实施。中国对基础设施的狭隘关注意味着其通常的合作渠道被切断。2020 年，在太平洋援助地图的观察期内，中国首次未在该地区签署新的贷款协议。2019 年和 2020 年官方发展性贷款的支出达到了几十年来最低水平。

正是在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度处于低谷之际，北京发布了新的援助战略白皮书《中国对外国际发展合作新时代》。新政策强调降低风险，并更可持续地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在太平洋地区，这一变化在援助的规模大小两端都有所体现。2022 年，中国驻太平洋岛国大使馆负责的社区层面的项目数量约为十年前的三倍。这些活动形式多样，包括向当地政府捐赠车辆、向学校提供现金补助以及向当地农民赠送农业设备。规模较小、更具针对性的使馆外联活动对中国在该地区援助形象的综合影响是深远的，疫情后平均项目规模从 2020 年前的 800 万美元降至 200 万美元。

赠款融资也大幅增加。赠款项目现在占中国参与的近三分之二，与疫情前的趋势相比形成了鲜明对比。大规模赠款融资的动员反映了对地区政府和地方参与者利益的务实认识。例如，2024 年宣布的 1.35 亿美元瓦努阿图项目。

2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1 年 1 月 10 日，https://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paper/202101/10/content_WS5ffa6bbbc6d0f72576943922。超文本标记语言。

斐济的莱武路升级改造项目体现了这一趋势，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赠款资助项目。

然而，并非所有新的中国投资都转化为更多“美丽”的项目。事实上，太平洋援助地图也突显了北京越来越多地使用大规模直接预算转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所罗门群岛选区发展基金和基里巴斯社会稳定基金的贡献，这些基金的特点是问责机制薄弱。对这些基金的贡献帮助中国确保了外交承认的转变，北京提供的资金是之前来自台湾对外发展援助项目的三倍。这种转变似乎会继续下去，2024年宣布向所罗门群岛提供2000万美元的中国预算支持。

此外，尽管中国的贷款发放量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但自2020年以来，北京已与美拉尼西亚国家签署了几笔大额贷款。这些贷款，尤其是对瓦努阿图 and 所罗门群岛的贷款，正被发放给过去五年债务风险显著恶化的经济体。这些贷款缺乏透明度，以及对其资助的项目的效果的不确定性，削弱了中国自身债务可持续性框架的某些方面，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许多太平洋岛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3 斯蒂芬·齐德齐奇和克里斯尼塔·奥马努-利昂，“所罗门群岛议员呼吁总理阐明中国对该国3000万澳元预算救助计划的情况”，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网，2024年7月17日，<https://www.abc.net.au/news/2024-07-17/solomon-islands-china-budget-aid-loan-pacific/104109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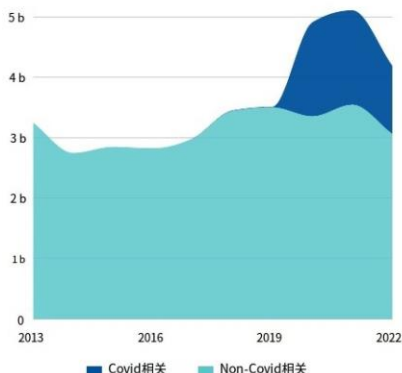
4 邹亚亚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融互联互通专题论坛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9年4月25日，https://www.mof.gov.cn/en/news/spe/202011/t20201104_3616415.htm：~:~text=“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预测，并使融资决策更具科学性。

4. 全球逆风使太平洋地区的外需前景变得复杂

虽然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援助减少了60%，但非疫情发展方面的支持也下降了13%。

2020年至2022年期间，在新冠疫情期间，超过35亿美元被承诺用于反周期和紧急支持。在此期间，亚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和日本是最大的捐助者，占有所有登记的区域新冠支持的四分之三以上。因此，2021年官方发展性融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预算支持项目和主要合作伙伴的疫苗分发。不出所料，与新冠相关的支出稳步下降，2022年仅占所有承诺的15%，而2020年和2021年分别占27%和22%。

太平洋地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收缩，2022年（按不变美元计算）



然而，尽管2022年官方发展性融资的很大一部分收缩可以归因于疫情时期援助的逐步减少，但对该地区的非疫情发展性支持也有所下降。另外两个全球性因素或许可以解释太平洋地区这种更普遍的官方发展性融资收缩。

首先是乌克兰效应以及西方捐助者重点的转变。虽然很难确切确定俄罗斯 2022 年入侵乌克兰对太平洋官方发展援助趋势的影响，但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的规模和突然爆发，以及面对俄罗斯侵略，许多西方政府支持基辅的战略紧迫性，无疑对全球援助预算产生了影响。乌克兰战争可能减少了用于包括太平洋地区在内的其他全球危机和发展项目的资金。

2022 年，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猛增近 30 倍，而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则下降了 13%。然而，对欧盟的影响最为显著——欧盟包括所有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因为平均而言，欧盟提供了太平洋地区发展支持总额的 6%。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增加了八倍，部分原因是与难民相关的支出。与此同时，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下降了 25%。



其次，欧洲一些最大的援助国也削减了援助和发展预算，首先是英国（在前任保守党政府领导下），其次是德国和法国。即使是传统上慷慨的北欧国家也在缩减援助，

欧盟也在将资金从传统援助转向难民流入。尽管欧盟团队在太平洋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但这种更广泛的官方发展援助削减的影响可能会对太平洋岛屿地区产生长期影响。

在离家更远的地方，通货膨胀也挤压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援助预算，这导致在 2021 - 22 财政年度，以美元计价的实际援助预算略有收缩。

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后疫情经济轨迹的微妙时期，ODF 的普遍收缩出现了。大多数太平洋岛屿经济体的增长已经恢复，部分原因是全球旅游业的复苏以及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刺激。然而，这一初步复苏面临着若干下行风险，包括有限的财政空间、易受灾害风险的影响，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供应链的波动。

展望未来，太平洋官方发展援助（赠款和优惠贷款）的前景黯淡。太平洋最大的双边捐助方的预算估计显示，对该地区的实际官方发展援助支持要么持平，要么下降。这还不包括对该地区的多边资金。

澳大利亚的官方发展援助预算——占整个地区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40%——在 2023 - 24 财政年度将增长 4%，此后每年温和增长 2.5%，到 2027 年，经通胀调整后实际上持平。5 日本是太平洋地区第二大传统官方发展援助捐助国，2023 年其官方发展援助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由于经济挑战，2024 年其官方发展援助预算将削减 6%，未来增加的前景渺茫。6

5 Stephen Howes, "2024 Australian Aid Spending and Effectiveness Update", *DevPolicy Blog*, 15 May 2024, <https://devpolicy.org/2024-aid-spending-and-effectiveness-update/>.

6 尤恩·里奇 (Euan Ritchie), 《日本和美国抵消了欧盟 2023 年的援助紧缩, 但援助前景不佳》, 《发展倡议》, 2024 年 4 月 18 日, <https://devinit.org/blog/japan-and-the-us-offset-eu-aid-squeeze-in-2023-but-the-outlook-on-aid-is-poor/>.

新西兰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总额预计将在2024年达到峰值，比上年增长23%；但从2025年起，预计将大幅下降。7美国2023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增长了6%，主要得益于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未来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仍不确定，因为存在立法挑战和政治不确定性。8欧盟2023年的援助预算增长了3%，预计2024年将保持稳定，但从2025年到2027年，预计将平均每年下降31%，与2021-24年的拨款相比。9最后，根据太平洋援助地图团队自己的估计，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可能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预计每年将支出2.5亿美元。

2023 年和 2024 年的前瞻性预算估计表明，太平洋主要捐助方的官方发展援助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但呈逐渐下降趋势。这一计算不包括规模较小的双边捐助方和多边捐助方。然而，这种情况仍然令人担忧。

为实现该地区的发展目标并应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官方发展援助的水平将需要大幅高于目前的预计水平。

7 特伦斯·伍德，《2024 年援助预算：新西兰将与澳大利亚一起垫底》，《发展政策博客》，2024 年 6 月 4 日，<https://devpolicy.org/aid-budget-2024-new-zealand-set-to-join-australia-at-the-bottom-20240604/>。

8 尤恩·里奇（Euan Ritchie），《日本和美国抵消了欧盟在 2023 年的援助紧缩，但援助前景不佳》，《发展倡议》，2024 年 4 月 18 日，<https://devinit.org/blog/japan-and-the-us-offset-eu-aid-squeeze-in-2023-but-the-outlook-on-aid-is-poor/>。

9 “官方发展援助：欧盟及其成员国仍是全球最大的援助提供者”，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2024 年 6 月 24 日，<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06/24/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the-eu-and-its-member-states-remain-the-big-gest-global-provider/#:~:text=In%20its%20report%2C%20the%20Council,EUR%20716%20billion%20in%202021%20文斯·查德威克,“独家：欧盟援助削减情况曝光”,Devox,2024 年 9 月 26 日,https://www.devex.com/news/scoop-the-eu-aid-cuts-revealed-108390>。

5. 援助证券化阻碍了人类发展

战略竞争伴随着对基础设施的更多关注而来，这使得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优先事项出现了缺口。

过去十年，捐赠者在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多地将援助证券化，将安全与发展视为相互关联的。随着中国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发展伙伴，许多太平洋岛国加入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传统捐赠者引入了新战略来加强与该地区的合作。



然而，尽管国际社会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日益增多，但仍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原因。特别是，援助的证券化使得该地区面临着人类发展差距、债务风险上升以及援助格局更加分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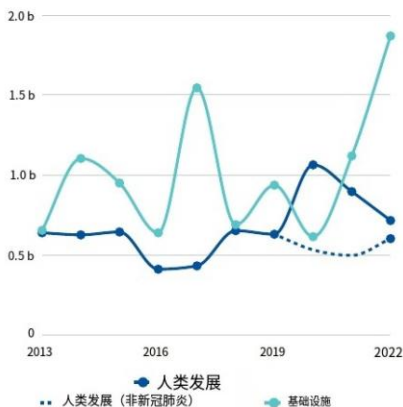
10 安娜·鲍尔斯，《太平洋浪潮》，新西兰电台，2018 年 6 月 6 日，<https://www.nz.co.nz/international/pacific-news/356977/澳大利亚对太平洋援助的模糊性引发担忧>。

11 郭莉莉和尼科·科门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卫报》，未注明日期，<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ng-interactive/2018/jul/30/what-china-belt-road-initiative-silk-road-explainer>。



效仿中国，捐赠者越来越将重点转向基础设施建设。2008 年，基础设施在官方发展性援助一揽子计划中所占比例为 15%；到 2019 年，就在疫情爆发前，这一数字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主要由传统合作伙伴资助的卫生和教育方面的人类发展倡议，在排除与疫情相关的支持期间，下降了 8%。尽管该地区存在持续的发展挑战，如有限的医疗保健机会和不足的教育——特别是在识字、职业培训和高等教育方面。

关于人类发展援助的承诺前景 (单位：2022 年，恒定美元)



在卫生领域，非新冠卫生援助自 2018 年达到峰值以来下降了 28%——鉴于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卫生挑战，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中，教育援助也大幅下降，2020 年降至历史新低。

承诺金额显示，未来基础设施融资将大幅增长，2022 年签署的基础设施交易增长了 67%，而人类发展资金将略高于十年前的水平。

6. 基础设施竞赛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债务风险

目前，太平洋地区约 60% 的基础设施融资是通过贷款来筹集的。

基础设施融资正在为该地区提供急需的发展项目和收益。但必须谨慎对待，因为它也存在导致不可持续债务水平的风险。2008 年至 2018 年间，基础设施贷款增长了 56%。自 2020 年以来，澳大利亚宣布了 10 笔新的基础设施贷款，中国宣布了 6 笔，欧盟宣布了 2 笔。该地区剩余的基础设施贷款由两个主要的多边开发银行 (MDB) 宣布：亚洲开发银行宣布了 8 笔，世界银行宣布了 6 笔。总体而言，太平洋地区 60% 的基础设施融资是通过贷款提供的。

虽然这些贷款中有75%流向了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但其余四分之一流向了较小的经济体，其中大多数经济体已经面临债务风险上升的风险。例如，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最近都获得了大型基础设施贷款，不仅来自中国，还来自两家多边开发银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这两个经济体都被归类为面临中等债务风险，吸收经济冲击的能力有限。这两个国家也处于气候变化影响的前沿。债务暂停条款，即在重大灾难或冲击后自动暂停还款，可能是未来潜在解决方案的一个要素。

目前，区域基础设施分配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澳大利亚太平洋基础设施融资机制（AIFFP）推动的。2022年，AIFFP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瑙鲁和帕劳的项目承诺了近7.5亿美元，试图取代中国在太平洋基础设施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这使得2022年年度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承诺增加了60%。



12 罗兰·拉贾和莱利·杜克，《降低发展中国家债务的风险》，《阐释者》，2023 年 11 月 24 日，<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e-risking-developing-country-debt>。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澳大利亚和多边开发银行已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贷款方，但它们的贷款做法遵循旨在评估和管理国家债务可持续性风险的框架。相比之下，中国似乎不遵循类似的框架，这可能导致该地区借款国面临巨大的债务负担。

然而，尽管传统捐助者试图排挤中国，但后者在基础设施支出方面仍领先，这主要归功于交通和能源领域的遗留项目——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项目中有多少最终会完成。多边开发银行在等待实施的项目方面紧随中国之后。澳大利亚最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意味着堪培拉在交通领域正在迎头赶上。



注：由于其对趋势的扭曲影响，此图表未将 2017 年中国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41 亿美元未履约的承诺计算在内。

13 罗兰·拉贾、亚历山大·戴扬特和乔纳森·普赖克，《债务之海：“一带一路”与太平洋地区的债务外交》，洛伊研究所，《分析》，2019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ocean-debt-belt-road-debt-diplomacy-pacific>。

7. 地缘政治导致援助的分裂

“小额捐赠者”的增多意味着，相同的人均官方发展援助资金被更多的捐赠者分散投向更多的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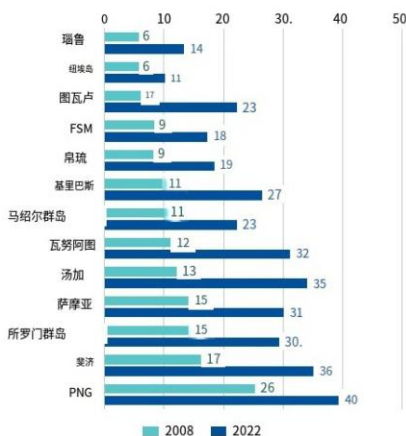
过去十年，太平洋地区双边援助伙伴的数量翻了一番，而经通胀调整后的官方发展性融资总额仅增长了三分之一——这与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大致相符。与此同时，项目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这意味着更多的捐赠者在地区内将相同数量的援助分散到许多较小的项目中。

碎片化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种援助关系，无论其规模大小，都会给受援国政府带来行政负担。规模较小和一次性项目往往效率较低，因为它们伴随着高额的固定成本。这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成问题，因为那里的政府行政能力有限。

活跃于每个太平洋国家的捐赠者

2008 年与 2022 年

已支出，2022 年持续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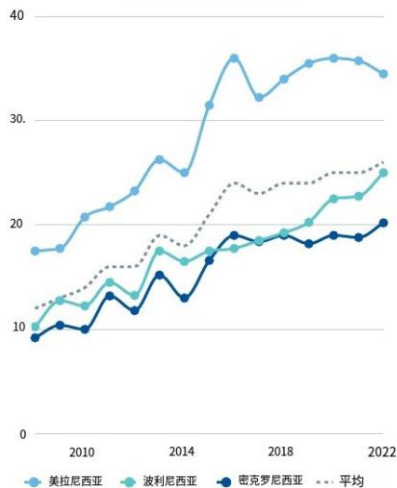


自 2008 年以来，在所有太平洋次区域，援助资金的“长尾效应”显著增强，其特点是微型捐赠者（那些捐款占受援国官方发展性资金流入总额不到 1% 的捐赠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斐济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2008 年，该国只有六个微型捐赠者在开展项目，总计不到斐济官方发展性资金流入的 1%。到 2022 年，这一数字已达到 20 个。

许多较小的双边捐助者相对较新进入太平洋地区，其中大多数是欧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 20 个最轻量级的捐助者中，有 17 个来自欧洲。虽然有些捐助者是基于人道主义理由行事，或者是作为更广泛的外交或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但其他捐助者则受到不那么无私的目标的驱动，比如确保在联合国的投票权，往往缺乏推动有意义的开发成果所需的长期关注。

太平洋地区小额捐赠者的增多 捐赠者数量占比低于 1%

一个国家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



注：本图表展示了每个太平洋岛屿国家每年活跃的无重要意义捐赠者（捐款占受援国官方发展性资金流入总额的比例低于 1%）的数量，为每个次区域的平均值。

8. 台湾从太平洋地区十大双边捐赠国中掉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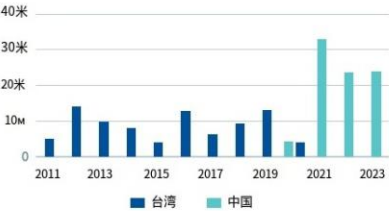
2022 年，台北对太平洋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ODF）降至仅 72 万美元，不到历史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随着外交渠道的关闭，台北地区官方发展性援助（ODF）支出大幅下降。这一下降标志着台湾在太平洋援助地图的 15 年观察期内首次退出太平洋地区十大双边援助捐赠方之列。援助的缩减与台湾失去外交伙伴相符，因为台湾一直在努力维持外交认可度，以对抗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

2019 年失去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作为外交伙伴后，台湾在太平洋地区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支出连续三年下降。2024 年初瑙鲁的突然转向使台湾在该地区的外交立足点进一步缩小。结果，台湾现在只剩下三个太平洋伙伴：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图瓦卢。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参与不断增加，以追求各种目标，但强化“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中国参与地区事务的关键驱动因素，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因此，各国只能在外交上承认——并因此接受——两个政府中的一个的援助和发展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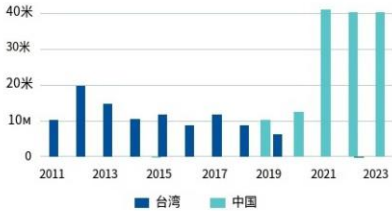
2022 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对基里巴斯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支出（按不变美元计算）



在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ODF）年度资金流量是台湾在两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前提供的三倍。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接管了大部分原有的台湾项目、预算支持措施和可自由支配的支出资金。对于基里巴斯，此次外交转向包括宣布提供 5000 万美元的赠款一揽子计划，用于购买一架巴西航空公司的商用飞机以及翻新坎顿的简易机场跑道。同样，所罗门群岛获得了 6000 万美元的赠款资金用于 2023 年太平洋运动会体育场项目。除了官方发展援助外，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也大幅增长，中国游客的到访人数也有所增加。

台湾地区开支的减少并非仅仅是由在该地区失去外交伙伴所导致的。台湾的“对外发展基金”流向了其正在进行的太平洋项目。

2022 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所罗门群岛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支出（按不变美元计算）



注：台湾作为中国主张主权的自治地区被纳入太平洋援助地图。

澳大利亚的全球援助计划显示，在太平洋地区，性别关注项目所占比例低于世界其他地区。然而，这可能是暂时的。澳大利亚最近恢复了其发展资金的80%应包含性别平等部分的承诺，并现在要求所有超过300万澳元的项目都应包含性别目标。这一政策有可能使澳大利亚目前在太平洋地区的性别平等融资水平增加两倍。如果全面实施，堪培拉的新承诺将使该地区的性别平等发展资金增加33%。

气候行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太平洋岛国每年面临的气候适应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至9%，即24亿至34亿美元。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小，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它们在适应工作中严重依赖外部融资。

2008年至2019年期间，太平洋地区的气候融资从较小的基数稳步增长，年均支出为3.69亿美元，占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总额的13%。其中约36%的项目“主要”侧重于适应和/或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在疫情期间，与气候相关的融资大幅增加，2021年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中超过35%被标记为与气候变化有关——是前十年平均的两倍多。然而，这一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将气候目标列为“重要”而非“主要”目标的项目，这些项目往往被纳入疫情恢复计划中。

2022年，尽管年度气候官方发展性支出（ODF）的收缩反映了总体官方发展性支出（ODF）的下降，但“主要”气候项目的增加凸显了一个积极的趋势，即气候官方发展性支出总额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此外，部分数据表明，自疫情以来，气候官方发展性支出越来越倾向于适应工作，而非减缓工作。这种重点与太平洋地区的独特情况相符，因为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仍面临着一些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疫情极大地加快了适应举措

，特别是通过旨在增强对诸如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等与气候相关威胁的抵御力的基础设施项目。



虽然气候资金的总体前景是乐观的，但它仍比预估的需求低很多。

援助本地化工作

在全球范围内，援助机构越来越关注“本地化”，即向当地团体提供更多直接资金。但进展缓慢，风险厌恶、行政障碍、双重责任、价值观差异以及权力不对称是主要的挑战。

然而，在太平洋岛国，本地化努力已显著改善。2024版《太平洋援助地图》首次审视了捐赠者在太平洋地区将援助本地化的努力，重点关注捐赠者所使用的实施渠道和伙伴组织。当实施伙伴是受援国政府（通过其部门和部委）、区域或地方公共组织，或地方非政府组织（NGO）时，援助就被视为本地化的。

在过去十年中，本地化的努力一直在稳步增加。2008年，本地化项目占ODF项目总数的19%。这一比例已跃升至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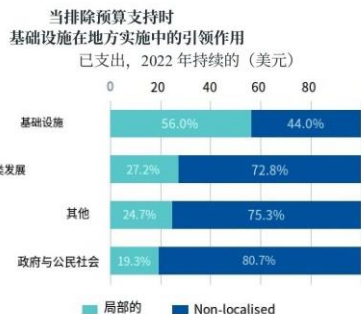


到 2022 年。其中, 88%由受援国的中央政府直接实施, 而其余资金则由包括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太平洋岛屿论坛及其附属机构 (如渔业论坛机构) 以及当地非政府组织等各类区域机构和组织管理, 但程度要小得多。

在疫情期间, 直接的预算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援助本地化的努力, 仅澳大利亚在过去三年就向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力财政提供了超过 14 亿美元。然而, 如果不包括预算支持, 基础设施部门成为地方政府和组织主导实施的主要领域。

这一趋势主要是由大型多边开发银行 (MDB) 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所推动的。虽然资金直接流向受援国政府, 但这些政府仍然必须遵守多边开发银行的采购规则才能获得资金。对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这往往导致太平洋岛国政府与经认证的国际公司签订合同, 尽管资金是在当地发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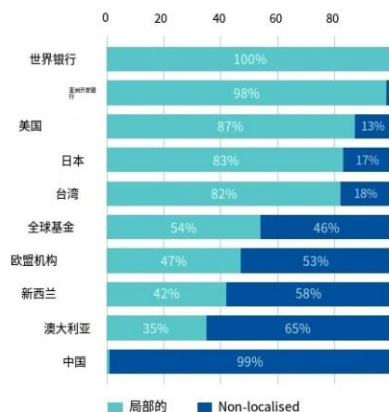
在所有双边捐助国中, 美国在该地区的援助本地化工作中处于领先地位, 通过根据《自由联系条约》向太平洋国家支付款项所提供的资金。每年, 美国海外发展资金的 80%直接由《自由联系条约》国家的中央政府和公共部门机构支出。



主要捐助国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动以地方为主导的发展, 许多国家将其努力与支持本地化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 澳大利亚新的国际发展政策承诺加大对以地方为主导的解决方案的投资, 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最近宣布加强对透明度、包容性和对地方行动者的回应能力的承诺。我们预计这一积极趋势将持续下去。

太平洋地区十大捐赠者的本地化努力

% 本地消费, 2022 年不变 (以美元计)



国家概况

库克群岛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库克群岛是与新西兰自由联合的自治领土，位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次区域。2022年，库克群岛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56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最小的经济体之一。该国人口为19200人（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300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二高的。尽管其经济规模较小，但库克群岛拥有广阔的海域领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该国的专属经济区（EEZ）面积超过196万平方公里，是全球第19大的，与印度的EEZ面积相当。

2020年，库克群岛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官方援助接受国名单中毕业。因此，在2022年，它是太平洋地区人均援助接受国中最低的。库克群岛是自2000年以来第一个从援助中毕业的太平洋岛屿国家，这表明其经济表现强劲，财政管理良好。尽管被列为高收入国家，库克群岛仍面临巨大的增长挑战，并且极易受到气候冲击的影响。该国人口高度分散——分布在15个岛屿上——这大大增加了人均基本服务提供的成本。

库克群岛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休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85%。新冠疫情严重扰乱了该国的经济，边境关闭和全球旅游业缓慢复苏阻碍了增长。令人鼓舞的是，2023年的游客到访估计与疫情前水平接近。库克群岛的主要发展重点包括经济多元化，摆脱对旅游业的依赖，以及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基础设施。

5.17 亿美元已支出	已承诺 5.88 亿美元	667 个项目	88% 的绩效
-------------	--------------	---------	---------

在2008-22期间，24个发展伙伴在库克群岛实施了超过650个援助和发展项目。这些项目累计的官方发展性财政（ODF）支出为5.16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400万美元。在此期间，贷款占ODF流向该国的总量的23%，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四。由于库克群岛已摆脱援助，2021-22年对该国的赠款融资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低了98%。因此，库克群岛经济中援助的作用在太平洋地区最低。ODF仅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与2015年的峰值相比大幅下降。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自2008年以来，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对库克群岛的绝大部分（85%）援助来自四个发展伙伴：新西兰（42%）、中国（22%）、亚洲开发银行（12%）和澳大利亚（9%）。在太平洋地区，库克群岛的捐赠者集中度位居前列。





新西兰对库克群岛的援助通常侧重于教育和治理。相比之下，中国的支持则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政府办公场所、法院和体育设施的建设。库克群岛最近收到的重大融资方案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其新冠危机复苏基金提供的2000万美元贷款。

官方开发资金
库克群岛（按部门分类）
ODF 总支出占比，2022 年不变（单位：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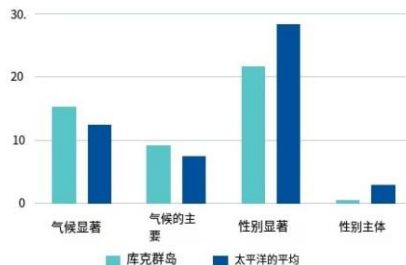
自 2008 年以来，库克群岛已获得 5400 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侧重于气候适应或减缓。在此期间，该国获得了 7100 万美元的发展资金，“显著”侧重于气候成果。

作为库克群岛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9%，与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一致。同样，库克群岛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流入资金的15%，略高于地区平均水平13%。迄今为止，库克群岛最重要的气候投资是由新西兰和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太平洋可再生能源项目，该项目旨在在该国偏远的外岛建设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库克群岛获得了 3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1.05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

“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0.6%，低于 2% 的地区平均水平。“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22%，与地区平均水平一致。库克群岛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 2012 年由新西兰建造的耗资 39.3 万美元的妇女咨询中心。

官方开发资金
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库克群岛
% 支出，占 ODF 总额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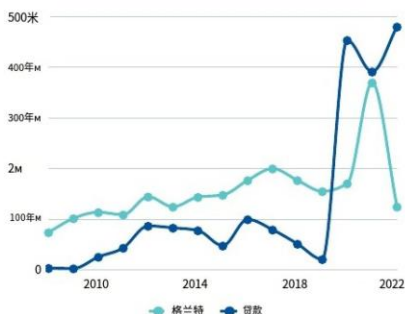
斐济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斐济是一个位于美拉尼西亚太平洋次区域的小型岛屿发展中国家。2022年，斐济国内生产总值为49.4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2%。斐济人口为93.2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300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七高的。该国的专属经济区（EEZ）面积超过128万平方公里，全球第26位，与阿根廷的EEZ面积相当。

斐济历史上一直是太平洋岛屿地区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至2020年间，援助仅占国民收入的2.5%。然而，在疫情爆发后，这一比例飙升至15%。这一增长既是由于疫情期间对斐济的发展支持增加，也是由于斐济收入的收缩。在全球范围内，斐济现在是对援助最依赖的国家之一，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ODA/GNI比率排名第30位。斐济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仅为0.729，在193个排名国家中排名第104位。

按资金流动类型划分的 2022 年
对斐济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援助
(单位: 常数, 美元)



43 亿美 元已支出	48 亿美元 已承诺投入	4073 个 项目	89% 的状态
---------------	-----------------	--------------	------------

斐济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强劲，增长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然而，重大气候冲击的风险对该国的发展轨迹和经济稳定构成持续威胁。因此，斐济政府的发展议程高度重视适应气候的基础设施和灾害防备措施。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每年向斐济提供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ODF）——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 2.87 亿美元。作为斐济所获发展支持总额的一部分，贷款资助的项目显著增加。2008 年，贷款仅占流入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总额的 5%，而在 2021 年和 2022 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 51% 和 79%。尽管这一数字大幅上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斐济的债务困境风险评为中等，部分原因是该国所获贷款的优惠性较高。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对斐济的四分之三援助来自其最大的五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23%）、亚洲开发银行（18%）、世界银行（12%）、日本（11%）和中国（11%）处于领先地位。斐济是太平洋地区受援方集中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其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包括双边和多边渠道。

斐济的官方发展性融资在部门分布方面与区域趋势基本一致。斐济唯一的部门异常值与其较高水平的人道主义援助收入以及工业、采矿和建筑支出有关。与区域趋势不同的是，斐济在2010年代中期基础设施支出下降，直到疫情后才有所增加。

对斐济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援助（按合作伙伴所占百分比、支出金额、在官方发展性财政援助总额中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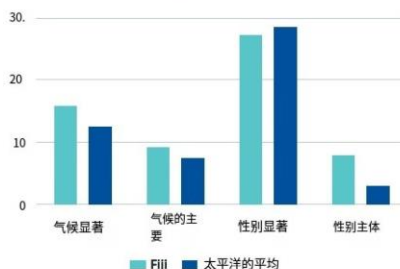
自 2008 年以来，斐济已获得 1.6 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侧重于气候适应或减缓。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 7.83 亿美元的发展资金，“显著”侧重于气候成果。

官方开发资金
斐济（按部门分类）
ODF 总支出占比，2022 年不变（单位：美元）



自 2010 年代初以来，斐济的气候相关项目一直在稳步增长，这一趋势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有体现。作为斐济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 9%，与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一致。斐济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所获资金的 16%，高于 13% 的地区平均水平。迄今为止，斐济最大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投资于气候的项目是由绿色气候基金资助的斐济城市供水和废水管理项目。

对斐济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援助（按政策目标分类）、支出百分比、占官方发展性财政援助总额的份额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斐济获得了 3.37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12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的 8%，远高于 2% 的地区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重大”有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官方发展性援助的 27%，高于 21% 的地区平均水平。斐济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期 4400 万美元的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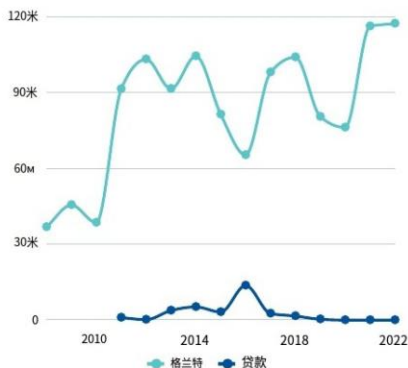
基里巴斯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基里巴斯是一个位于太平洋小区域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国家。2022 年，基里巴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79 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较小的经济体之一，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 0.5%。2022 年，基里巴斯的人口为 13.1 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700 美元，为太平洋地区最低。尽管经济规模较小，但该国的专属经济区 (EEZ) 面积达 344 万平方公里，在全球排名第 12 位，与墨西哥的专属经济区面积相当。

基里巴斯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 (ODA) 与国民收入 (GNI) 之比位居第六，援助占国民收入的 18%。在全球范围内，基里巴斯是世界上对援助最依赖的国家之一，在 127 个发展中国家中，其 ODA/GNI 比率排名第八。基里巴斯的人口高度分散，分布在该国的 32 个偏远环礁和单个的隆起珊瑚岛。与许多太平洋岛国一样，该国人口的遥远和分散大大增加了人均服务成本。

官方开发资金
基里巴斯 (按水流类型分类)
2022 年美元的常数



13 亿美元已支出	18 亿美元已承诺投入	2279 个项目	70% 的状态
-----------	-------------	----------	---------

基里巴斯政府高度依赖渔业收入，2015 年至 2020 年间，金枪鱼许可证和准入费占财政收入的 70%。基里巴斯政府的发展议程强调改善其公民的教育和健康成果，以及对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气候适应。基里巴斯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为 0.628，在 193 个排名国家中位列第 137 位。

2008 年至 2022 年间，基里巴斯每年官方发展性财政支出 (ODF) 平均为 8500 万美元，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基里巴斯在过去 15 年里也经历了发展资金的显著增长。2022 年，这个太平洋国家收到了 1.17 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几乎是 2008 年支出水平的三倍。2008 年至 2022 年间，基里巴斯收到的发展资金中只有 2% 是贷款。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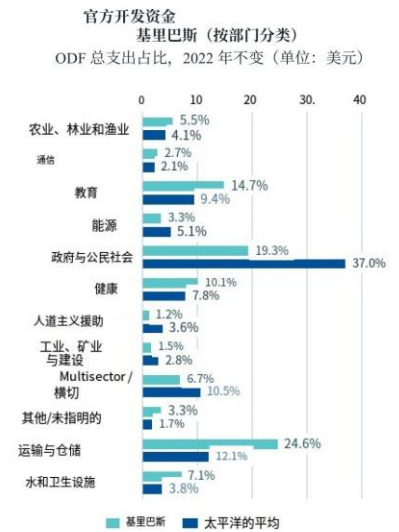
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对基里巴斯的绝大部分 (77%) 援助来自五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 (32%)、新西兰 (16%)、日本 (12%)、中国台湾地区 (10%) 处于领先地位。

向基里巴斯提供的官方发展资金，
按合作伙伴支出百分比计算，占官方
发展资金总额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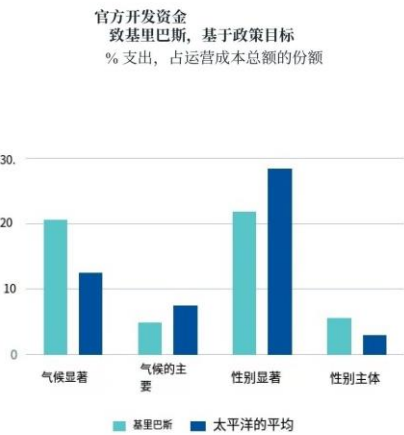
世界银行（8%）。澳大利亚在该国最大的官方发展性贷款项目一直侧重于教育和卫生部门。

然而，2019 年将对台“官方发展性援助”转向对华之后，中国对基里巴斯发展性援助的作用日益增强。中国已成为该国第二大援助伙伴，为该国航空公司提供商用飞机资金、农业项目资金以及预算支持项目资金。



ODF 对基里巴斯的支出在部门分布方面与区域趋势不同。仅关注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项目仅占流入的20%，而区域平均水平为36%。相反，在水和卫生、交通和教育方面的支出都显著高于区域平均水平。自2011年以来，基里巴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明显多于人类发展。尽管2020年疫情短暂逆转了这一趋势，但2021-22年基础设施支出已反弹，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投资的大幅增加。

在过去15年里，基里巴斯收到了71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收到了2.36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自2010年代末以来，基里巴斯在气候目标项目上的投资稳步增长，这一趋势在太平洋地区大部分地区都有所体现。作为基里巴斯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5%，低于地区平均水平9%。相反，基里巴斯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21%，高于地区平均水平13%。迄今为止，基里巴斯最大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气候投资是基里巴斯适应项目，由澳大利亚政府和世界银行资助。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基里巴斯获得了 77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2.67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6%，是地区平均水平 2% 的三倍。相反，“重大”有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22%，略高于地区平均水平。在基里巴斯，被标记为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期 1600 万美元的基里巴斯澳大利亚护理倡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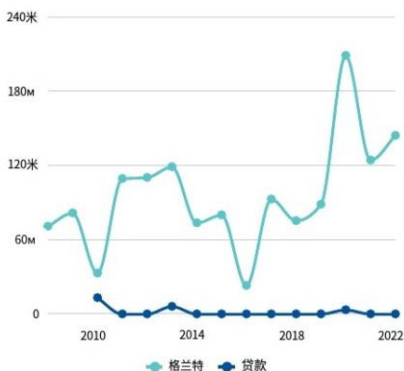
马绍尔群岛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马绍尔群岛是一个位于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次区域的环礁国家。2022年，马绍尔群岛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8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较小的经济体之一，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0.7%。马绍尔群岛的人口为4.2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00美元，在太平洋岛国中排名第五。尽管马绍尔群岛被归类为微型国家，但该国的专属经济区（EEZ）覆盖了199万平方公里，是全球第19大的，与葡萄牙的EEZ相当。

马绍尔群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之比位居第三，援助占国民收入的47%。该国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相同排名，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位列第三。马绍尔群岛政府的发展议程重点是改善国家的人力和基础设施。马绍尔群岛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是0.731，在193个排名国家中排名第102位。

官方开发资金
马绍尔群岛，按水流类型分类
2022年美元的常数



15 亿美元 已支出	21 亿美元 已承诺投入	1243 个 项目	68% 的状态
---------------	-----------------	--------------	------------

2008年至2022年期间，马绍尔群岛每年官方发展性财政（ODF）支出（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9700万美元。在过去15年中，马绍尔群岛收到的发展性财政资金中，贷款所占比例不到2%，在太平洋地区处于最低水平之列。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自2008年以来，马绍尔群岛的官方发展性援助年度收入波动很大。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该国《自由联系条约》协议一部分，来自美国的预算支持资金发放不均衡所致。该国官方发展性援助的绝大部分（78%）来自两个发展伙伴，即美国（68%）和日本（9%）。马绍尔群岛是该地区捐助方集中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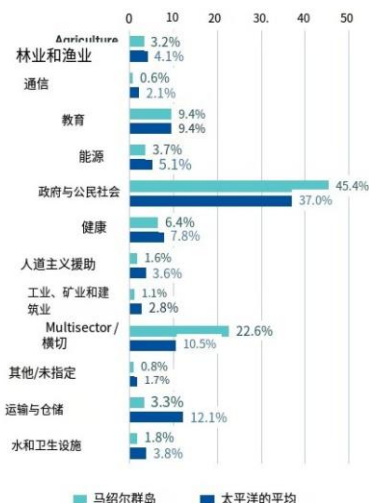
官方开发资金
致马绍尔群岛，来自合作伙伴
% 支出，占运营成本总额的份额



就部门分布而言，ODF向马绍尔群岛的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趋势有所不同。以政府和民间社会为重点的项目占流入量的45%，这一比例较高。

与 37%的地区平均水平相比。相反，交通和卫生方面的支出均低于地区平均水平。马绍尔群岛在太平洋地区是一个特例，因为在 2008 至 2022 年期间，人类发展支出一直超过基础设施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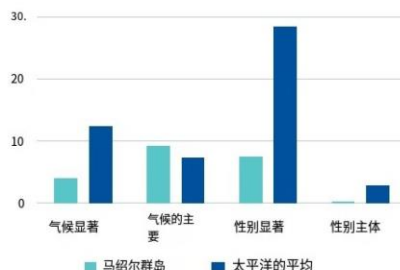
官方开发资金
马绍尔群岛，按部门分类
ODF 总支出占比，2022 年不变（单位：美元）



自2008年以来，马绍尔群岛已获得1.07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自2018年以来，马绍尔群岛的气候目标项目大幅增长。作为马绍尔群岛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9%，与区域平均水平相当。相反，马绍尔群岛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4%，远低于区域平均水平13%。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马绍尔群岛获得了 5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1.02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0.3%，低于 2%的地区平均水平。同样，“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8%，接近 21%的地区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马绍尔群岛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计划。

对马绍尔群岛的官方发展性财政
(按政策目标分类)、支出百分比、占官方发展性财政总额的份额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SM）是一个位于太平洋小区域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为4.27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七大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1%。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人口为11.4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十。尽管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被归类为微型国家，但其专属经济区（EEZ）覆盖了299万平方公里，是全球第14大的，与墨西哥的专属经济区相当。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之比位居第四，援助占国民收入的31%。在全球范围内，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仍是对援助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官方发展援助/国民收入之比排名第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的开发议程侧重于改善该国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为0.634，在193个排名国家中位列第135位。

24 亿美元已支出	34 亿美元已投入	1255 个项目	69% 的状态
-----------	-----------	----------	---------

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每年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的官方发展财政资金（ODF）支出（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1.57亿美元。2008年至2022年期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收到的发展财政资金中，贷款形式所占比例不到3%。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在过去15年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SM）每年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收入出现了很大变化。2013年，该国从美国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达到峰值，为2.85亿美元，此后大幅下降。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该国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联系条约》（COFA）协议的结果，美国很少以大笔一次性转账的形式发放多年预算支持方案。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支付给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款项再次增加，每年约为1.9亿美元。

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对斐济的绝大部分（91%）援助来自四个发展伙伴，分别是美国（66%）、中国（12%）、日本（9%）和世界银行（4%）。该国在该地区属于捐赠者集中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全面经济合作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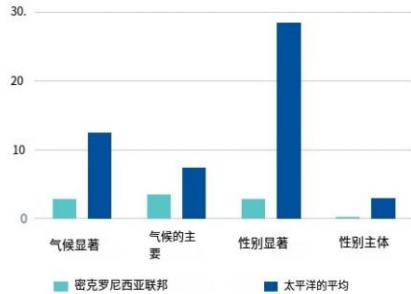
就部门分布而言，ODF 向斐济支付的款项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区域趋势。侧重于政府和民间社会以及教育的项目略高于区域平均水平。相反，交通和水务部门的支出低于区域平均水平。

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按部门划分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支出总额占比），2022 年不变价（以美元计）



自2008年以来，FSM已获得52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57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联系条约》安排的其他国家一样，自2020年以来，该国的气候倡议支出显著增加，尽管起点较低。作为FSM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4%，远低于9%的地区平均水平。同样，FSM的“重大”气候项目支出占收入资金的3%，远低于13%的地区平均水平。

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按政策目标支出百分比），占官方发展性财政总额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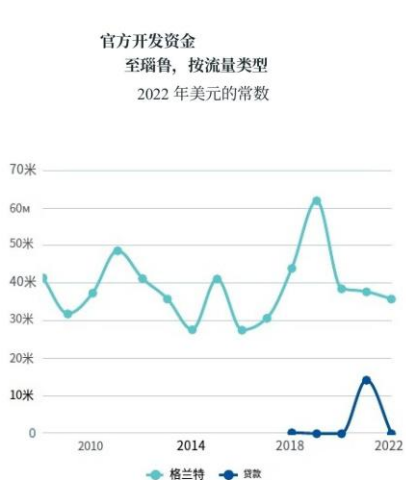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马绍尔获得了 7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69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的 0.3%，低于 2%的地区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的 3%，显著低于 21%的地区平均水平，也是所有太平洋国家中占比最低的。马绍尔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计划。

瑙鲁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瑙鲁是一个位于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次区域的小型岛屿发展中国家。瑙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51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三小的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0.3%。瑙鲁的人口为13,000人（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四。

瑙鲁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之比排名第九，援助占国民收入的14%。在全球范围内，瑙鲁是对援助最依赖的国家之一，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ODA/GNI比率排名第16位。瑙鲁政府的开发议程重点是减少债务和支持交通部门。瑙鲁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是0.696，在193个排名国家中排名第122位。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年度官方发展性财政（ODF）向瑙鲁的支出——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已承诺 5.96 亿美元	7.65 亿美元已承诺投入	884 个项目	78% 的状态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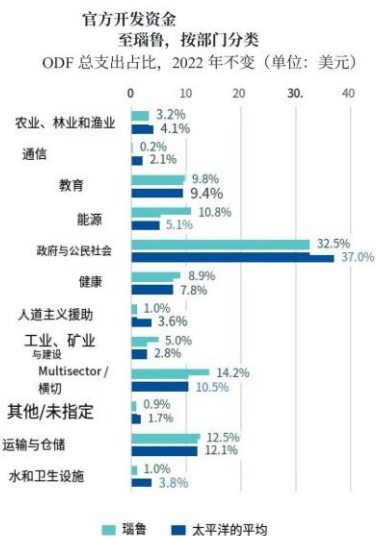
平均为4000万美元。2008年至2022年间，瑙鲁收到的发展融资中，贷款形式不到3%。瑙鲁收到的贷款融资几乎全部来自2020年，是台湾为该国家航空公司购买新飞机提供的支持贷款。尽管增加了这笔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将该国的债务违约风险评为低级。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在所有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对瑙鲁的支持中，近十分之九来自五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66%）、亚洲开发银行（7%）、日本（6%）、新西兰（6%）和绿色气候基金（5%）处于领先地位。



瑙鲁的官方发展性融资在部门分布方面与区域趋势有很大差异。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该国在通信部门的支出为零，但能源项目的资金分配很高。除了台湾提供的交通部门贷款外，人类发展方面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基础设施支出。



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计划将性别平等作为目标。



自2008年以来，瑙鲁已获得64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36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瑙鲁的气候目标项目逐渐增加。作为瑙鲁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12%，高于地区平均水平的9%。相反，瑙鲁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8%，低于地区平均水平的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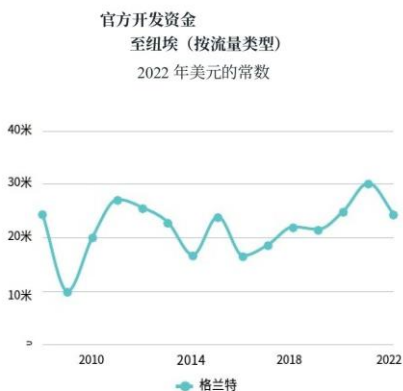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瑙鲁获得了 3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1.55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0.6%，低于 2% 的地区平均水平。相反，“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28%，高于 21% 的地区平均水平。最大的项目直接

纽埃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纽埃是与新西兰“自由联合”的自治领土，位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次区域。纽埃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100万美元，是太平洋地区最小的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0.1%。纽埃的人口约为3000人（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300美元——这是太平洋地区最高的，略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高收入分类标准。

尽管纽埃被列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但它的人类发展水平很高，没有贫困。国际上对贫困的定义是每人每天收入低于2.15美元。纽埃的国家发展计划重点是改善治理和振兴该国的私营部门。



2008年至2022年期间，年度官方发展性财政（ODF）对纽埃的支出（包括赠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2200万美元。纽埃是过去15年中唯一一个没有获得贷款融资的太平洋岛屿国家。该国也是太平洋地区人均援助接受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口规模较小。

3.3亿美元 已支出	已承诺 3.69 亿美元	653 个项目	89% 的状态
---------------	-----------------	---------	------------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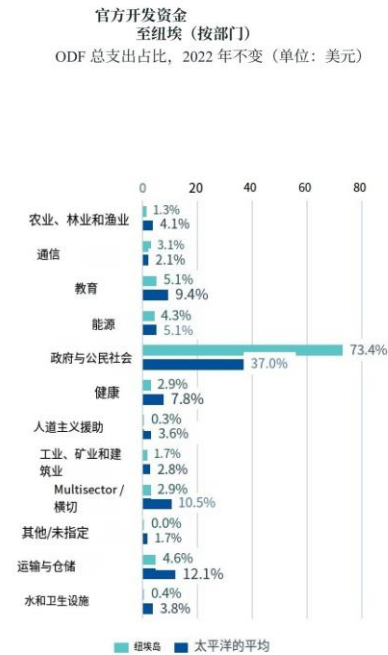
官方发展援助对纽埃的支持中，绝大多数（94%）仅来自三个发展伙伴，其中新西兰占主导地位（78%），澳大利亚占13%，欧盟占3%。在太平洋地区，纽埃的捐赠方集中度最高，新西兰的支持水平是该地区捐赠方与受援方集中度最高的水平之一。

**官方开发资金
致纽埃，来自合作伙伴
% 支出，占运营成本总额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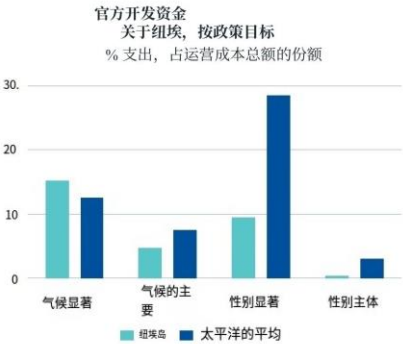
在纽埃，官方发展性融资（ODF）严重偏向于政府和民间社会，该部门的援助占入账援助的70%。这也代表了该地区任何受援国中部门集中度最高的情况。纽埃的人类发展支出一直相对较低，部分原因是该国原本就拥有强大的教育和卫生服务。自2016年以来，该国对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的重视日益增加。

自2008年以来，纽埃已获得15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45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纽埃在太平洋地区与众不同，因为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其气候目标项目数量有所下降。然而，这可能是由于纽埃经济规模较小，少数大型项目的影响扭曲了这一趋势。作为纽埃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5%，低于地区平均水平的9%。相反，纽埃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15%，高于地区平均水平的13%。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纽埃获得了 1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28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比为 0.4%

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 (ODF) 低于地区平均水平 2%。值得注意的是，“显著”标注的性别融资占流入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9%，远低于地区平均水平 21%。在纽埃，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 33 万美元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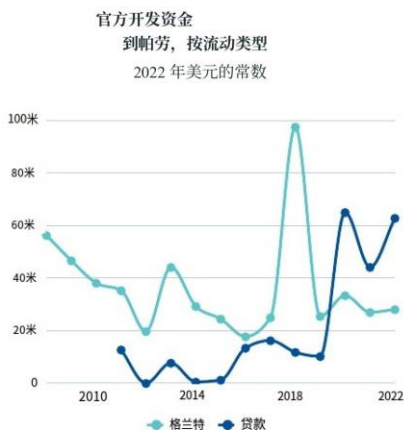


帕劳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帕劳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密克罗尼西亚国家，由340个岛屿组成，其中8个岛屿有人居住。其国内生产总值为2.18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六小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0.7%。帕劳的人口为18,000人（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0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三。

帕劳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之比位居第五，援助占国民收入的23%。在全球范围内，帕劳仍是对援助最依赖的国家之一，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ODA/GNI比率排名第七。帕劳政府的发展议程强调了其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的重要性。帕劳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是0.797，在193个排名国家中排名第71位。



2008年至2022年期间，官方发展性财政（ODF）对帕劳的年度支出——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7.94 亿美元已支出	已承诺 9.95 亿美元	986 个项目	80% 的状态
-------------	--------------	---------	---------

平均为4700万美元。过去十年，帕劳收到的发展援助中，贷款所占的比例大幅增加。2008年至2013年，贷款占收到的资金的6%左右。从2014年起，贷款占帕劳收到的发展援助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帕劳的债务违约风险评为低级。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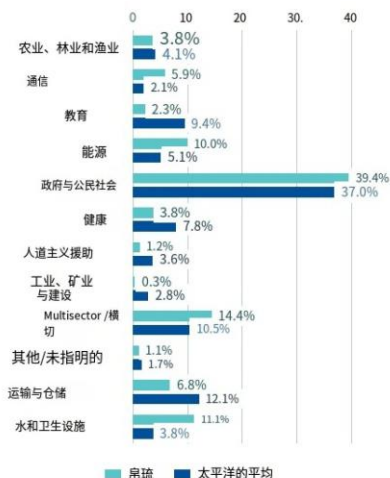
太平洋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帕劳的绝大部分（95%）支持来自五个发展伙伴，其中美国（32%）、日本（28%）、亚洲开发银行（24%）、澳大利亚（9%）和台湾（2%）处于领先地位。

对帕劳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援助
(按合作伙伴所占百分比、支出金额、在官方发展性财政援助总额中的占比)



帕劳的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支出在部门分布方面与区域趋势基本一致。政府和民间社会部门占据显著地位，占入账资金的39%。帕劳在水和卫生以及能源部门的支出也高于平均水平。

官方开发资金
帕劳 (按部门分类)
ODF 总支出占比, 2022 年不变 (单位: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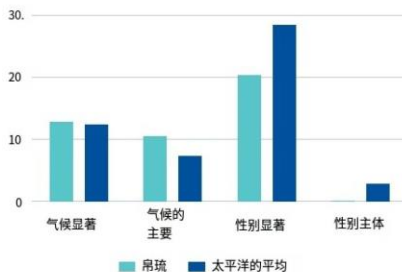


自 2008 年以来, 帕劳已获得 5800 万美元的发展资金, “主要”侧重于气候适应或减缓。在同一时期, 该国获得了 7100 万美元的发展资金, “显著”侧重于气候成果。在过去的五年中, 帕劳的气候目标项目逐渐增加。作为帕劳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 “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 11%, 高于 9% 的地区平均水平。同样, 帕劳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 13%, 与地区平均水平一致。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 帕劳获得了 1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 以及 1.5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0.2%, 远低于 2% 的地区平均水平。相反, “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资金的 19%。

ODF 略低于地区平均水平 21%。帕劳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计划。

官方开发资金
帕劳, 按政策目标
% 支出, 占运营成本总额的份额



巴布亚新几内亚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巴布亚新几内亚（PNG）是一个位于美拉尼西亚太平洋次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为310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75%。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口为1010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0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11位。其专属经济区（EEZ）面积超过240万平方公里，是全球第16大的，与挪威的专属经济区面积相当。

巴布亚新几内亚（PNG）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总收入（GNI）之比最低，2022年援助仅占国民收入的2%。在全球范围内，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发展援助依赖程度较低，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53位。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发展议程强调农业改革、道路网络的扩建以及医疗保健部门的改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568，是该地区最低的，在193个排名国家中排名第154位。

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每年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ODF）——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12亿美元。自2019年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总额大幅增加，自2017年以来收到的资金总额增加了一倍多。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的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年度预算支持贷款推动的。

2008年至2022年期间，巴布亚新几内亚（PNG）收到的发展性财政资金中，近一半（43%）是以贷款的形式获得的。作为所获发展支持总额的一部分，由贷款资助的项目显著增加。2008年至2015年，贷款约占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自2016年以来，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一半以上。只有斐济收到的援助中贷款所占比例更大。

189 亿美元 已花费	280亿美元 已提交	5,270 项目	67% 状态
----------------	---------------	-------------	-----------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ODF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的支持中，有四分之三来自其三个最大的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48%）、亚洲开发银行（17%）和中国（12%）处于领先地位。澳大利亚向巴布亚新几内亚支付的最大一笔 ODF 款项均为预算支持措施。在疫情之后，多边机构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的 ODF 总额所占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2020 年之前，多边机构提供的支持占该国所获支持的四分之一。从 2020 年起，这一比例跃升至 44%，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在疫情期间的支持所推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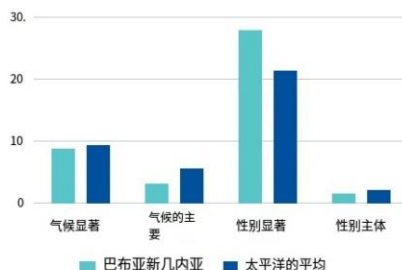
就部门分布而言，巴布亚新几内亚（PNG）的官方发展性文件（ODF）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趋势一致。巴布亚新几内亚仅有的主要异常情况出现在卫生和矿业部门。2013 年，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超过了人类发展方面的支出，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 2022 年。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按合作伙伴所占百分比、支出金额，在官方发展性财政总额中的占比）



自2008年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已获得3.6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16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过去十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气候目标项目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融资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仅占总支出的4%，远低于9%的地区平均水平。相反，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12%，仅略低于13%的地区平均水平。

官方开发资金
巴布亚新几内亚，按政策目标
% 支出，占运营成本总额的份额



官方开发资金
巴布亚新几内亚（按部门分类）
ODF 总支出占比，2022 年不变（单位：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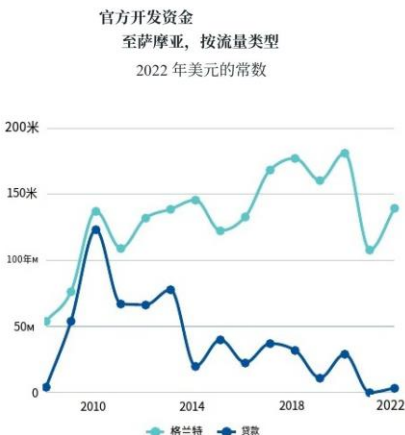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了 4.34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68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的 2%，与 2% 的地区平均水平相当。相反，“重大”有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官方发展性援助的 37%，远高于 21% 的地区平均水平。巴布亚新几内亚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多年期 4200 万美元的性别平等和性别暴力倡议。

萨摩亚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萨摩亚是一个位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次区域的小型岛屿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为7.92亿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五，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萨摩亚的人口为22.2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九。

萨摩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之比排名第八，援助占国民收入的16%。在全球范围内，萨摩亚仍是对援助最依赖的国家之一，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ODA/GNI比率排名第13位。萨摩亚政府的发展议程强调了能力建设、经济多样化和投资于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的必要性。萨摩亚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02，在193个排名国家中排名第116位。



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每年向萨摩亚提供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ODF）——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1.72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萨摩亚收到的发展性财政资金中有四分之一来自

26 亿美元已支出	27 亿美元已投入	2403 个项目	96% 的状态
-----------	-----------	----------	---------

贷款形式。作为萨摩亚收到的发展支持总额的一部分，贷款在过去十年中显著下降。2010年，贷款占该国融资总额的47%。自2020年以来，这一比例已降至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萨摩亚的债务困境风险列为高风险。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对萨摩亚的绝大部分（83%）援助来自五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21%）、中国（17%）、日本（12%）、新西兰（12%）、世界银行（11%）和亚洲开发银行（10%）处于领先地位。



萨摩亚的官方发展性融资在部门分布方面与区域趋势基本一致。萨摩亚在教育、水和卫生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部门的支出显著高于区域平均水平。治理部门的支出也占主导地位，占官方发展性融资流入的近三分之一，但仍然低于37%的区域平均水平。自2014年以来，萨摩亚更加重视基础设施支出。然而，疫情将重点重新转向人类发展，特别是在医疗保健部门。

自2008年以来，萨摩亚已获得2.27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2.25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与其他太平洋国家相比，萨摩亚在气候目标项目上的支出变化最小。作为萨摩亚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11%，略高于地区平均水平9%。相反，萨摩亚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12%，略低于地区平均水平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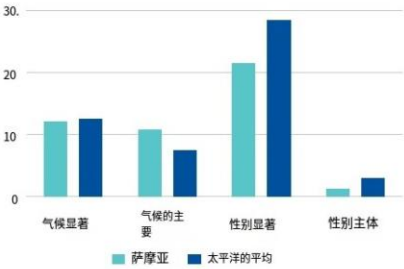
官方开发资金
萨摩亚（按部门分类）
ODF 总支出占比，2022 年不变（单位：美元）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萨摩亚获得了 33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564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1%，约为 2% 的地区平均水平的一半。相反，“重大”标记

性别融资占官方发展性资金收入的 21%，与区域平均水平一致。萨摩亚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多年期 200 万美元“女性领导力项目”。

对萨摩亚的官方发展性财政
(按政策目标分类)：支出百分比，占官方发展性财政总额的份额



所罗门群岛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所罗门群岛是一个位于美拉尼西亚太平洋次区域的群岛国家。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三大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4%。该国人口为72.4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13位。其专属经济区面积超过158万平方公里，在全球第22位，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面积相当。

所罗门群岛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之比排名第七，援助占国民收入的16%。在全球范围内，所罗门群岛仍是世界上对援助最依赖的国家之一，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ODA/GNI比率排名第12位。所罗门群岛政府的发展议程侧重于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多元化。所罗门群岛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是0.562，在193个排名国家中排名第156位。



已承诺美元	58 亿美元 已承诺投入	3492 个 项目	85% 的状态
-------	-----------------	--------------	------------

2008年至2022年间，官方发展性财政（ODF）对所罗门群岛的年度支出（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3.31亿美元。2008年至2022年间，所罗门群岛收到的发展性财政援助中，约5%为贷款。在过去五年中，贷款在所罗门群岛发展援助总额中的占比略有上升。2019年，贷款援助占ODF总额的比例达到22%，但随后几年下降到2021年的不到10%。然而，2022年，所罗门群岛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一份价值66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建设161座移动通信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所罗门群岛的债务违约风险评为中等。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ODF 对所罗门群岛的绝大部分（84%）援助来自五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61%）、新西兰（9%）、日本（7%）、亚洲开发银行（4%）和欧盟机构（4%）处于领先地位。自2019年将对台湾的承认转向中国以来，中国的资金在所罗门群岛的 ODF 援助组合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到2021年，中国已成为该国的第二大援助伙伴，资助了众多项目，从为霍尼亚拉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建造体育场馆，到升级大学设施和提供警务支持。

在所罗门群岛，ODF 的支出在部门分布方面与区域趋势基本一致。政府和民间社会部门占据显著地位，占入账资金的近一半（47%）。自2008年以来，所罗门群岛的人类发展支出一直高于基础设施支出，但2019年除外，原因是蒂纳河水电开发项目的支出导致人类发展支出大幅增加。所罗门群岛是少数在疫情期间人类发展支出未大幅增加的太平洋国家之一。

官方开发资金
致所罗门群岛，来自合作伙伴
% 支出，占运营成本总额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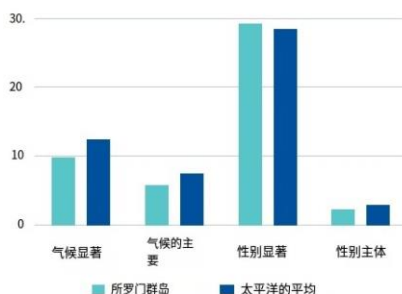
自2008年以来，所罗门群岛已获得2.2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4.33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自2015年以来，所罗门群岛在气候目标项目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作为所罗门群岛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融资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仅占总支出的6%，低于9%的地区平均水平。所罗门群岛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10%，也低于13%的地区平均水平。

2008年至2022年期间，所罗门群岛获得了1.2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15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中，“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比2%，与区域平均水平一致。相反，“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入账官方发展性资金的29%，远高于21%的区域平均水平。该国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多年期2300万美元的“解决性别平等项目”，由澳大利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

官方开发资金
所罗门群岛（按部门分类）
占ODF支出总额的百分比，不变的2022年美元



官方开发资金
关于所罗门群岛，按政策目标
% 支出，占运营成本总额的份额



汤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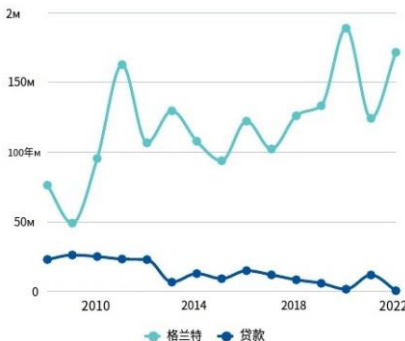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汤加是一个位于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次区域的小型岛屿发展中国家。汤加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92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六大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4%。汤加的人口为10.6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八。

汤加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收入（GNI）之比位居第二，援助占国民收入的 55%。在全球范围内，汤加仍是对援助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127 个发展中国家中，其官方发展援助/国民收入之比排名第二。

汤加政府的发展议程侧重于从新冠疫情和洪加汤加 - 洪加帕伊火山喷发及海啸事件中持续恢复。卫生部门的改革和灾害抵御能力也是关键优先事项。汤加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为 0.739，在 193 个排名国家中位列第 98 位。

官方开发资金
汤加（按水流类型分类）
2022 年美元的常数



已承诺 亿美元	22 亿美元 已投入	2236 个 项目	89% 的状态
------------	---------------	--------------	------------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官方发展性财政（ODF）对汤加的年度支出（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 1.25 亿美元。在汤加收到的发展支持总额中，贷款所占份额在过去十年中显著下降。2008 年至 2011 年，贷款占该国融资总额的 23%。2019 年至 2021 年，贷款份额降至仅 4%。这笔贷款的大部分来自中国，用于资助努库阿洛法商业区的重建和一项国家道路项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汤加的债务困境风险列为高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贷款的还款截止日期所致。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对外发展援助组织对汤加的援助中，近十分之九来自六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22%）、中国（19%）、世界银行（14%）、日本（13%）、新西兰（12%）和亚洲开发银行（9%）处于领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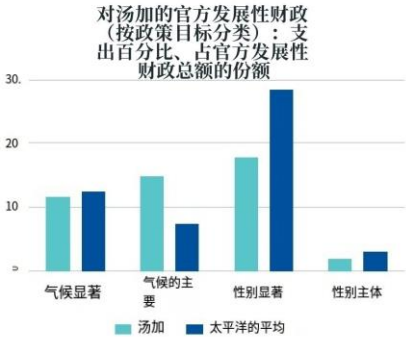
就部门分布而言，汤加的官方发展性文件（ODF）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趋势一致。该国在交通和能源方面的支出水平适中较高，对卫生方面的关注较少。不同之处

官方开发资金
致汤加，来自合作伙伴
% 支出，占运营成本总额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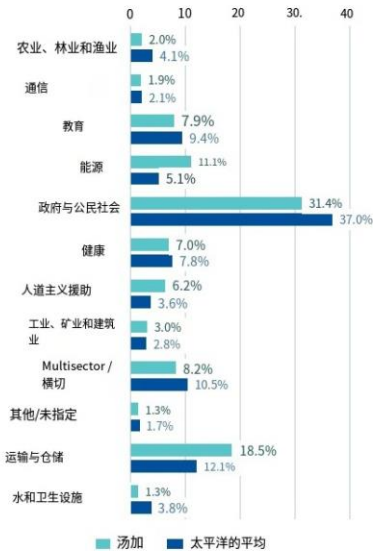


从地区趋势来看，在过去十年里，基础设施一直是汤加外援支出的一个主要重点。

自2008年以来，汤加已获得1.91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2亿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自2018年以来，汤加在气候目标项目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作为汤加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15%，远高于9%的地区平均水平。相反，汤加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12%，略低于13%的地区平均水平。



对汤加的官方发展性财政（按部门划分的）占官方发展性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比，2022 年不变（单位：美元）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汤加获得了 3800 万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3.24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2%，与区域平均水平一致。相反，“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18%，低于 21%的区域平均水平。汤加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 700 万美元的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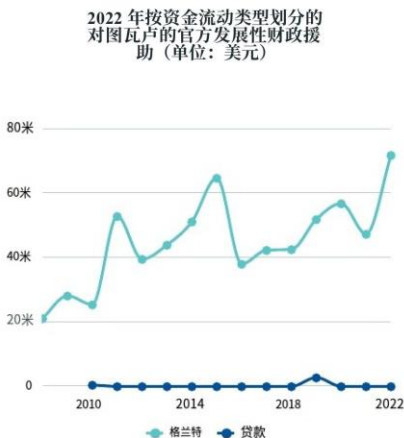
图瓦卢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图瓦卢是世界上最小的独立国家之一，由九个低洼的珊瑚环礁组成。图瓦卢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000万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二小的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0.1%。图瓦卢的人口为11,000人（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3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六。尽管图瓦卢面积很小，但其专属经济区（EEZ）覆盖近75万平方公里，是全球第38大的，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相当。

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图瓦卢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总收入（GNI）之比最高，援助占国民收入的80%。在全球范围内，图瓦卢是世界上最依赖援助的国家，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官方发展援助/国民总收入之比排名第一。

图瓦卢政府的发展议程强调了五个战略领域：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包容、岛屿与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发展。图瓦卢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为0.653，在193个排名国家中位列第132位。



已收到 6.79 亿美元	已承诺 9.1 亿美元	1,209 个项目	75% 的状态
--------------	-------------	-----------	---------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每年向图瓦卢提供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ODF）支出（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 4400 万美元。自 2011 年以来，图瓦卢获得的开发性融资完全基于赠款。图瓦卢是太平洋地区人均援助第二多的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口规模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图瓦卢的债务困境风险列为高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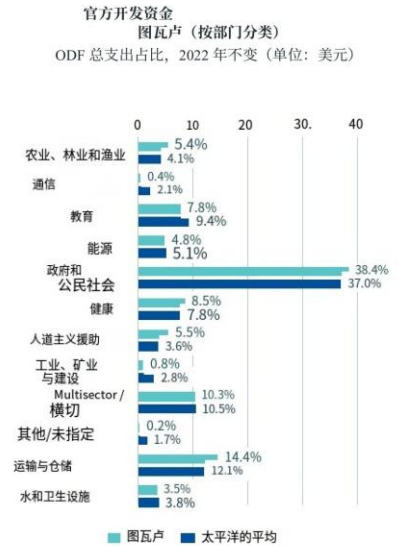
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对图瓦卢的绝大部分（85%）援助来自六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22%）、日本（15%）、新西兰（14%）、世界银行（14%）、中国台湾地区（12%）和亚洲开发银行（8%）处于领先地位。

官方开发资金
致图瓦卢，来自合作伙伴
% 支出，占 ODF 总额的份额



在部门分布方面，图瓦卢的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趋势一致。政府和民间社会部门占据显著地位，占入账资金的40%以上。图瓦卢在交通、能源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支出也略高于平均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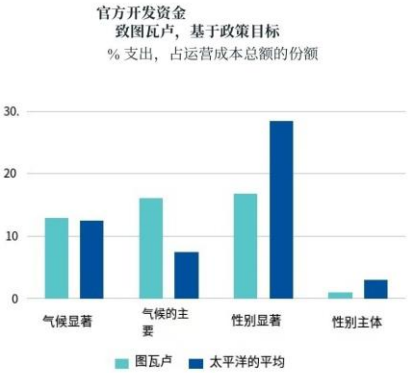
援助。自 2014 年起，图瓦卢更加重视基础设施支出。图瓦卢是少数在疫情期间人类发展支出未大幅增加的太平洋国家之一。



自2008年以来，图瓦卢已获得92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适应或减缓上。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7200万美元的发展资金，主要集中在气候成果上。自2018年以来，图瓦卢在气候目标项目上的支出大幅增加。作为图瓦卢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16%，远高于9%的地区平均水平。图瓦卢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13%，与地区平均水平相当。

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图瓦卢获得了 600 万美元的发展资金，重点关注性别平等，还有 1.15 亿美元的发展资金。

以“显著”关注性别平等为重点的融资。“主要”性别平等融资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援助的1%，约为区域平均水平2%的一半。相反，“显著”标记的性别融资占流入官方发展性援助的17%，略低于区域平均水平21%。在图瓦卢，直接针对性别平等的最大项目是澳大利亚资助的100万美元太平洋妇女塑造太平洋发展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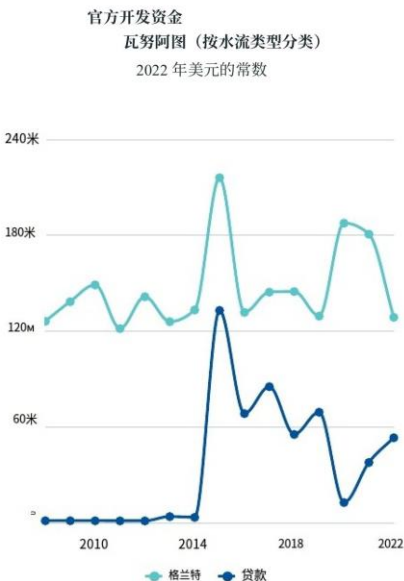


瓦努阿图

关键趋势与发展挑战

瓦努阿图是一个位于美拉尼西亚太平洋次区域的独立共和国。其国内生产总值为9.84亿美元，是太平洋地区第四大经济体，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2.4%。瓦努阿图的人口为32.6万（202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000美元，在太平洋地区排名第12位。其专属经济区面积超过66.3万平方公里，在全球第39位，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面积相当。

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瓦努阿图的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国民总收入（GNI）之比位居第十位，援助占国民收入的11%。在全球范围内，瓦努阿图仍是世界上对援助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127个发展中国家中，其官方发展援助/国民总收入之比排名第21位。



27 亿 美元已支出	已承诺 32 亿美元	2086 个项目	85% 的状态
------------	------------	----------	---------

瓦努阿图政府的发展议程强调了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and 经济支柱之间实现平衡的必要性。瓦努阿图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为0.614，在193个排名国家中位列第140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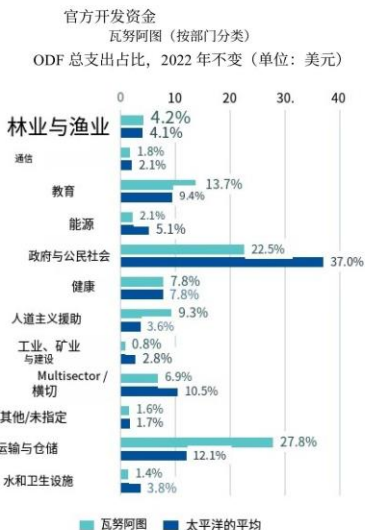
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每年向瓦努阿图提供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ODF）支出平均为1.83亿美元，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2008年至2022年期间，瓦努阿图收到的发展性财政资金中近四分之一（19%）为贷款形式，主要由中国提供，用于道路项目。其中最主要的是塔纳和马莱库拉道路修复的多阶段项目，其债务融资支出总额超过1.55亿美元。

发展伙伴与部门趋势

在过去十年中，瓦努阿图所获发展援助总额中贷款所占的份额大幅增加。2008年至2013年期间，贷款在所获资金中所占比例不到2%，但自2016年以来，已接近三分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瓦努阿图的债务困境风险列为高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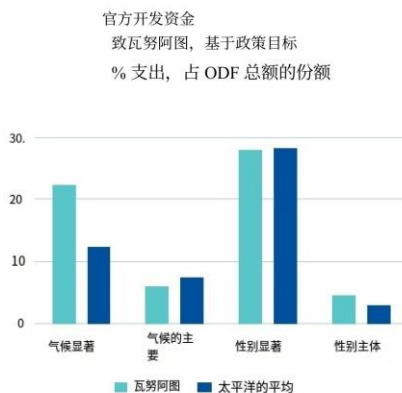
官方发展援助对瓦努阿图的绝大部分（80%）来自五个发展伙伴，其中澳大利亚（37%）、中国（16%）、新西兰（12%）、日本（9%）和世界银行（6%）处于领先地位。就部门分布而言，瓦努阿图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趋势一致。



交通部门表现突出，占入账资金的四分之一以上。瓦努阿图还发现教育和人道主义援助部门的支出高于平均水平，后者是该国频繁遭受气候灾害事件的结果。从2014年起，瓦努阿图开始更加重视基础设施支出。瓦努阿图是少数在疫情期间人类发展支出没有大幅增加的太平洋国家之一。

自 2008 年以来，瓦努阿图已获得 1.19 亿美元的发展资金，其“主要”重点要么是适应气候，要么是减缓气候变化。在这段时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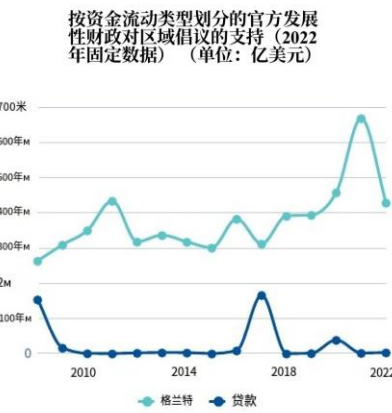
在同一时期，该国获得了 5.85 亿美元的发展融资，其中“显著”侧重于气候成果。自 2010 年代中期以来，瓦努阿图的气候相关项目支出大幅增加。作为瓦努阿图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融资总额的一部分，“主要”气候项目占总支出的 6%，低于地区平均水平的 9%。相反，瓦努阿图在“重大”气候项目上的支出占收入资金的 22%，远高于地区平均水平的 13%。



贝滕 008 和 02，瓦努阿图获得了 1.31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主要”重点的发展资金，以及 8.07 亿美元以性别平等为“重大”重点的发展资金。“主要”性别平等资金占该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5%，远高于 2% 的地区平均水平。同样，“重大”标记的性别资金占流入官方发展性资金的 28%，也远高于 21% 的地区平均水平。在瓦努阿图，针对性别平等成果的最大项目是由澳大利亚资助的 2100 万美元的瓦努阿图 - 澳大利亚执法与司法项目。

区域倡议

区域倡议受援方类别涵盖了分配给区域组织和在多个国家实施的项目。2008 年至 2022 年期间，每年向区域项目支付的官方发展性财政（ODF）资金——包括赠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平均为 3.93 亿美元。指定为区域重点的资金在太平洋援助地图上位居第二大受援方，占流入的官方发展性财政资金的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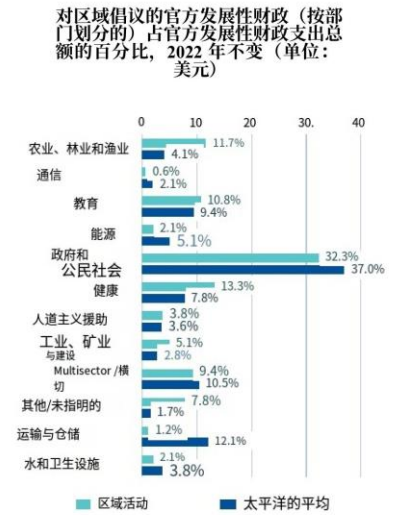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是向区域倡议提供发展资金的最大来源，占发展资金流入的 39%。第二大来源是新西兰（16%）、欧盟各机构（11%）、日本（7%）和法国（5%）。

太平洋区域组织理事会（CRO）汇集了几个区域间政府机构。这些机构总共吸纳了约五分之一的地区指定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流入。太平洋共同体（SPC）是太平洋地区主要的科学和技术组织，也是太平洋地区CROP的主要受援方。几乎所有（99%）对SPC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都来自四个捐助方，其中澳大利亚、欧盟、新西兰和全球基金是主要捐助方。

6.1美元 花了	7.1美元 承诺	5119年 项目	85% 状态
-------------	-------------	-------------	-----------



ODF 向区域倡议的支出与区域趋势有所不同。例如，与太平洋平均水平相比，农业、林业和渔业以及水资源管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区域项目也主要侧重于人类发展而非基础设施建设。



方法论

太平洋援助地图包含了来自 97 个发展伙伴的所有太平洋岛国的超过 37,000 个项目和活动的数据，数据完整涵盖了 2008 年至 2022 年。这些原始数据在太平洋援助地图互动平台上免费提供，允许用户以各种方式深入探究和处理这些数据。

关键概念

官方发展性融资（OD）是指政府和国际组织为促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提供的公共资金。它是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其他官方资金流动（OF）的结合。

官方发展援助（ODA）被定义为由官方机构提供的资金流动，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并且具有优惠性质。

其他官方资金流动（OOF）包括那些不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条件的资金流动，要么是因为它们并非主要旨在发展，要么是因为它们不符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优惠性标准。

捐赠者

捐赠者是一个实体，例如政府或组织，它提供对外援助以支持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太平洋援助地图重点关注 97 个官方机构以及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伙伴。

收件人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受援国为：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此外，还有一个大洋洲区域受援国类别，涵盖了所有区域和多国项目。

“Committed”与“spent”

发展伙伴在该地区承诺的资金与实际支出之间存在重要差异。通常情况下，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承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支付，这意味着承诺金额往往夸大了捐赠者的总体影响力。实际支出资金更能准确地反映每年流入该地区的资金流量。

部门

这些部门是从经合组织的部门类别中抽取的，并为了排版目的进行了浓缩。这些部门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通信、教育、能源、政府和民间社会、卫生、人道主义援助、工业、采矿和建筑、多部门/跨部门、运输和仓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其他/未具体说明。

来源

目前有两个主要的数据库用于追踪援助和发展性融资：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 DAC）和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不幸的是，这两个数据库都没有对印度、中国和台湾等非传统合作伙伴进行全面的报告，也没有涵盖每个太平洋岛国。太平洋援助地图团队已经采取措施，填补现有报告机制的空白，并验证通过官方渠道报告的内容。该团队从公开来源（如政府预算文件、新闻稿、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以及驻外大使馆网站）收集、清理和分析数据。这些来源可以通过太平洋援助地图数据库中的超链接访问。

这种方法虽然详尽，但永远不会是完全全面的，可能会有一些项目被遗漏，尤其是来自非传统合作伙伴的项目。然而，我们有信心，这种方法迄今为止已经对非传统发展伙伴的活动进行了最全面的呈现。

气候、残疾与性别平等发展融资

经合组织的政策标记系统提供了一个指示，表明在ODF项目中，一个政策目标所获得的投资程度。经合组织针对气候、残疾和性别平等的标记系统的修改版已应用于太平洋援助地图数据集中的所有项目，将项目分为三类：“主要”类，其中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减缓或适应/对残疾人的包容/性别平等是项目的基础；“重要”类，其中明确指出气候变化减缓或适应/对残疾人的包容/性别平等，但不是基础；以及“与气候无关”类，其中气候变化减缓或适应/对残疾人的包容/性别平等在任何方面都不是目标。太平洋援助地图团队对给项目标记的气候、残疾或性别平等的相关性标记按字面值接受。

那些自行向经合组织系统报告的开发伙伴。对于那些未报告的伙伴，已根据相关标准（如项目和伙伴信息、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以及经合组织部门）为每个项目分配了评级。

数据注意事项

该研究涵盖了 2008 年至 2022 年这一时期。非传统发展伙伴的数据可能不完整。此外，经合组织依赖合作伙伴对官方发展援助的自我报告，而合作伙伴的报告程度各不相同。这很可能低估了实际转移给该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量。

审查流程

清洁数据集被提供给受援国政府和主要合作伙伴政府及组织以供确认。完整的方法以及数据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子集被发送给了一个独立的外部组织进行严格的同行评审，以验证、测试和重新创建结果。

货币

所有货币均以 2022 年不变的美元报价。

关于作者



亚历山大·戴恩特是太平洋援助地图的项目负责人。他是一位资深经济学家，也是洛伊研究所内专门的政策研究中心——印太发展中心的副主任。



莱利·杜克是一位研究研究员，致力于洛伊研究所太平洋援助地图项目。他拥有悉尼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专业方向为国家风险评估。



纳西拉·阿赫桑是一名研究助理，致力于洛威研究所太平洋援助地图项目。她拥有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前，她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研究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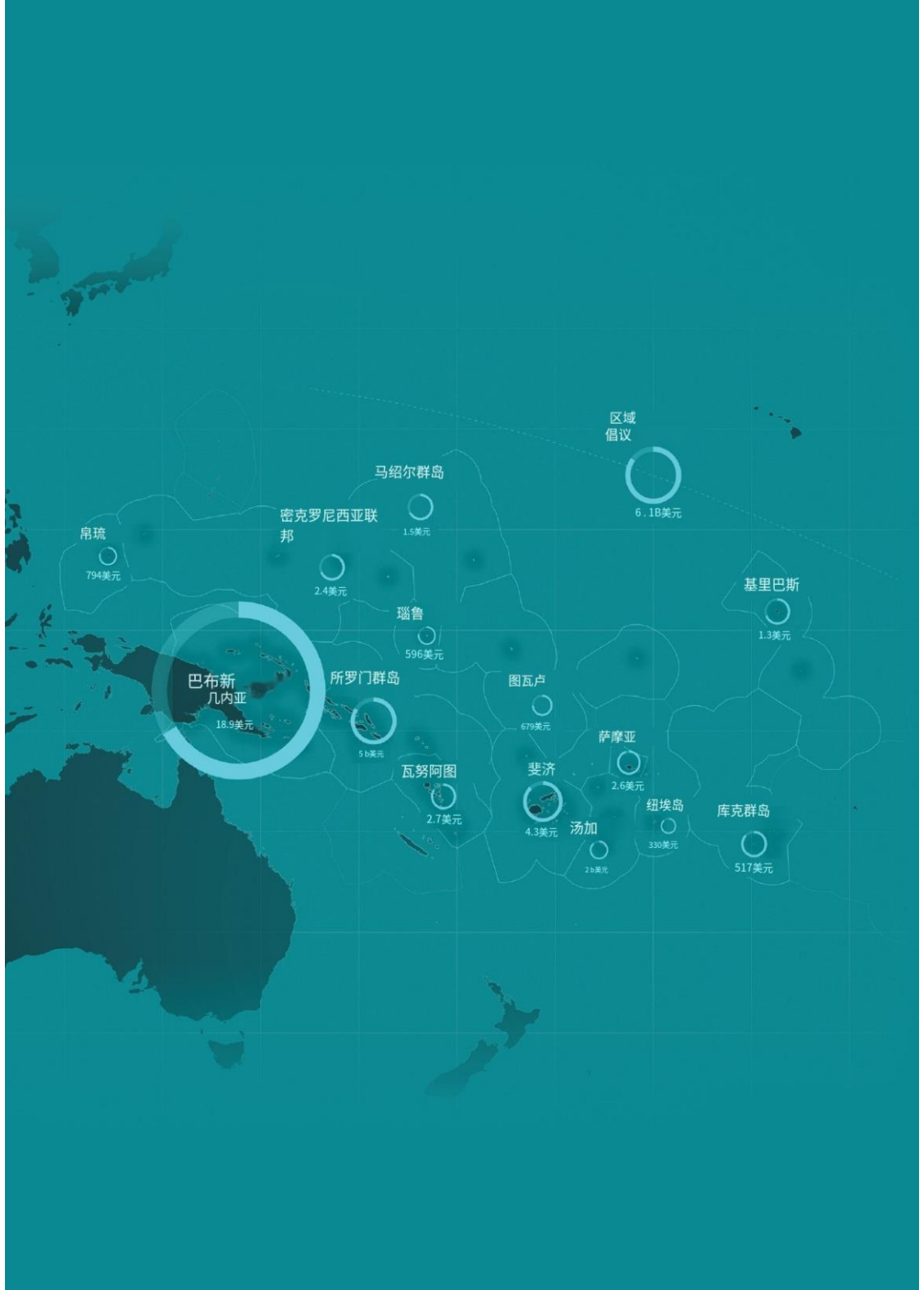


罗兰·拉贾是洛伊研究所印太发展中心的主任。他也是该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



埃尔韦·勒马希厄是洛伊研究所的研究主任。







pacificaidmap.lowyinstitute.org